

紅系

半
角

每
冊

次 目

一個給學院的報告	吉 柯
夜間一劇	是 真
羨妬	幹 蒼
昆珈	易水寒
我的舊提琴	侯汝華
戀愛的傷感	侯汝華
鳳凰島	岑家梧
笳聲	谷 田
自祭曲	蘆 荻
村夜	蘆 荻
賣鐵打藥的漢子	丙 寅
呼喚	逢 虹
南島的佳麗	浴 牖
黃昏	高夷卡
荒村	梅 蓀
Enlifer 鱗爪	默 無
更強的人	韓罕明
英國散文二篇	李育中
晨	幹 蒼
夜行隨拾	銘 申
一沙一世界	摩 士
流霞盞	劉 心

期 三 卷 三



行 印 社 版 出 國 南 港 香

印象

印象沖印社在皇后大道中五十七號

增設高級照像所
攝製真善美肖像

在灣仔莊士敦道



一個給學院的報告

(最新短篇傑作)

Franz Kafka 原著

吉柯

你們這樣賞光我，叫我給學院做一個關於我從前做猴猴的生活的報告

不幸得很，在這一點上我不能迎合你們底願望。我離開猴猴的生活已差不多五年了——以日曆來說，這也許是很短的期間吧，可是像我這樣過活下去，却是很長久的一個期間，因為，雖然我週期地給漂亮的人們關顧，喝采，和音樂陪伴着，然而，因為（完成這個隱喻）這種陪伴只是留在有相當距離的欄杆之外，我壓根兒是孤獨的。如果我刁頑地要從我底本源，從我底少年的記憶隔開，這種陪伴想不會有吧。我對於我自己主要的訓誡就是屏棄一切刁頑——一個自由的猿猴，我貼服於這輓下了。但爲了這樣，那些記憶已永遠離開我了。

雖然，起初，倘若人們是希望它的話，這記憶是可以通過這天空形成橫過地球的野開爲我打開來的；但這開已漸漸地變得更小和更狹了，小狹得像我底向外伸展的尾巴一樣。我自己感覺很多的安慰而安全地混跡於此人世；從我過去的陷落中起來的暴風潮，跟着我怒吼着；直至今日它簡直像一道扇着我底腳蹠的涼風，而那這暴風潮所從來，我自己所從出的遠處的山谷，已變得這樣細小，即使我具有充足的力量和意志想反本復原，也非把我背脊的皮撕去不可了。

坦白地說——雖然我喜歡用隱喻來解說這些事實——坦白地，紳士們，你們底猴猴性，或者你們所有的潛藏在你後面的如此之類的東西之距離你們，斷不會比我的距離我更遠。但是每個款步在這大地上的人，他的腳蹠都有它在搔弄着；由細小的非洲猩猩至偉大的亞琪列士(Achilles)都是一樣。

在它最小的意義上說，也許，我仍能答覆你們的詢求；而我也極樂於這樣做。第一件事我學會的是握手。握手以示坦白。現

在我已達到我底歷程的最高度了，我用我的時髦的坦白語加上我最初的握手。我的坦白性將會沒有什麼原質上新的東西貢獻給學院，而我教給這樣誠懇地詢問的，也將會悲慘地短促的失敗了，這我可不能說；但至少關於一個猿猴怎樣脫離他從前的生活而入人世且把他自己豎立起來的情形可得一輪廓。苟非我完全肯定了我自己又苟非我在這文明世界中所有的大游藝院裏的位置已強固到不可侵犯之點，我將連下面那些支離破碎的話也不敢放心講的。

我來自金海岸(Gold Coast)。爲了要述我被俘擄的情形，我必須由其他方面追溯去。一隊赫薩比克(Hapshtek)的獵隊——我曾經同它的領隊飲過一樽十分好的紅酒——輪在沿岸的叢林裏等候着，那時正是黃昏，我和我的同伴們正走向有水的地方去。槍响了我；我是唯一的受傷者，我中了兩槍。

一槍打在領上，微傷，但因此便留給我一個大的，光禿的紅痕，而得了這個可惜的，理由不充分的名：紅彼得（給一個猿猴的直率的發明）由這領上的紅印，把我和獸彼得分別了開來，他是剛死了不久，而爲衆所公認的一個有訓練的猿猴。

第二槍打在我臀部。重傷，因此使我甚至今日還有點跛。不久以前，我讀到一篇爲整萬的靈提中之一所寫的文章，他們在許多報紙上詳論我底猿猴性仍未十分抑制得住。這篇文章所舉的證據是：當我見客人時，我還不脫這把褲子解開讓那爲槍所傷的紅印顯示出來的習慣。這個傢伙應該把他那寫文章的手底指，逐一的射丟了去。我，我可以隨我喜歡在任何人的面前把褲子解除；那兒除了加意料理的皮和癩痕外便沒有東西可見！讓我在這兒爲清楚起見選擇一個清楚的字，以免誤會！這是一個爲惡作的槍所傷的癩痕。每件東西都張開爲每個人看；沒有什麼是需要隱藏的——當真理在危殆的時候，每個胸襟磊落的人都會捐棄一切繁文縟節。但這兒所說的那個作家，倘若他在見客時把褲子扯開，這

行爲就一定有個完全不同的光景了；但爲着合理化的緣故，我將假設他不這樣做。然而他該爲我省掉他底良心的譴責。

我受傷後立即醒來——而這裏我更加活動的記憶開始了——在赫詹比克輪船下等艙的一個籠內。它不是一個四壁的鐵絲籠；事實上，只有三塊壁緊湊着一個籠內。因此這個籠便成了第四塊壁。整個籠子的結構是太矮了不能容我站立起來，又太狹了不能容我坐低。因此，我蜷伏把臉縮在不時戰抖的膝間——也許，因爲起初我想不見着任何人和常常在黑暗中的緣故——當我後面的這籠的鐵格子割入我的肉時，我轉向這籠子。對於初給俘擄的野獸的處置，這樣的方法是認爲有效的給運用着；而今日，在我自己經驗以後，站在人類的意識上，我不能否認這是真的。

但在那時我却那那樣想。因爲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我沒有一個逃走的机会。沒有，至少直接在我面前一個也沒有；在我面前的是個箱子，板堅固地扣着板。事實上板與板之間是有一道裂縫的，當我第一次把它發見時，我歡喜得發狂的狂呼起來；但是這道裂縫甚至還不够讓我的尾巴進過去，而用盡我的猿猴之力也不能把它弄的更闊一點。

後來人家告訴我，我特別地少作聲；由這種情勢，一個結論就推出來了；那便是我不是快要死，便是爲了要適應這危險的第一階段成功，我得極端地證明完全宜於受訓練。空虛的呻吟，痛苦的捫虱，煩厭的舐着椰子，我的頭顱上下的打着箱壁，任何時任何人走近我時我伸出我的舌頭——這些是我新生活中最初的工作。但在所有這些東西中，單獨留着一個感覺：沒有逃走。這些情緒我當時猴子氣地經驗着，自然，我能够用人的言語表達出來，因此我把它們記錄下來；但是，即使我再不能達到昔日的純樸，它至少在我描寫方面是無可懷疑的。

直至現在，我曾經過這麼多的逃走；而現在一個也沒有了。我已纏擱淺。假使我是給釘實了，我的移動的自由也不至更少，這是什麼緣故？抓裂你趾間的肉，而你尋不出理由。把你的背有壓上一個籠的格子，直至幾乎把你界成兩段時你便會尋出理由了。

我沒有逃走；但我要計劃出一個，因爲沒有它我不能生活。老是這箱子的壁——我寧願死了。但在赫詹比克的船上，猿猴總是給放在箱壁內的一好，所以我停止做一個猿猴。一串清楚，美麗的的思想給我湧現起來；我多少必定有計劃在我的肚子裏，因爲猿猴是用肚子想的。

我怕我未曾使它明白地解我所謂「逃走」的意思。我用這個字是取它原始的，最完滿的意義的。故故意不說「自由」。我不以爲一個人所感覺的偉大的自由底情緒由他向所有方面伸展開去。也許，正如一個猿猴我知道它，我曾經遇着人們對它充滿了渴望。至於在我這方面，我當時簡直并不要求自由由現在一樣。自由，可不是嗎？在人間攪起的欺騙够多了。而且，因爲自由是最崇高的情緒之一，因此欺騙也各有其崇高性。在各游藝院裏我表演以前，我時常觀察過，有些藝人之羣，打鞦韆，高到近天花板。他們四面的搖盪，他們跳，他們互相滑進彼此的臂膀；一個用牙齒咬着其他一個的頭髮把他舉起來。「這，也是，人類的自由，」我想；「獨立的動作。」你神聖天性之譏笑，在這樣光景中，沒有什麼能忍受猿猴們的笑聲的。

不，我渴望的不是自由。只是一個逃走；走到左，或走到右都不成問題；我再沒有其他的要求，即使這逃走是個欺騙。這個要求是中庸的；欺騙也不至怎樣大。進行吧，進行吧！只要，不

死站在這兒，舉起了臂膀，釘在一個箱的壁上。

現在我能够完全看清楚：沒有最大的壁上的沉靜，我是永不能逃走的。事實上，也許我之所以有今日完全是賴那在船上的

第一日我想到的沉靜。也許也賴船上的人底同樣的沉靜。

到底他們都是好人。甚至現在我也快樂地記着在我半睡中反響着的他們底沉重的脚步聲。習慣的地他們對付一切都是極端遲緩的。倘若他們中的一個要擦一下他的眼睛時，他舉他的手就好像舉重似的。他們底嬉戲粗魯，但勇敢，他們底笑聲總帶着一個噴嚏，响得像一個恐嚇，可是并無意義。他們口裡總有些少東西要唾的，至於睡向那里和他直沒關係。他們怨誓我的蚤虱跳上他

們身上；然而，他們不爲此真的惱怒，因爲他們知道我皮膚間的虱繁殖得很多，而虱是得跳的；這個他們接受，當責任完時，他們有時圍我坐成個半圓形；他們很少說話；只喃喃的互相低語，當他們懶臥在箱子上時，吸他們的烟斗，拍他們的膝頭，這時我很少敢活動。不時，他們中之一個會拿一條棒子擦我的適當處。假如今日有人請我去那隻船上作一個旅行的話，我一定拒絕這個邀請；但是，同樣是一定的，在我一生的回憶中，在船上的這一段并不可惡。

我得到在這班人中安息這一事，比較其他任何事都更阻碍我逃走的企圖。由我現在的觀點回溯起來，似乎我如果要繼續生活下去，就必定至少曾經感覺找尋一個逃走需要；但我看這樣的一個逃走，不是偷跑可以成功的。我再不記着偷跑是否實際上是可能的了。當他們在面前時，我必須用我細用的牙齒，甚至在咬碎一個果實的行爲中；但在那個時期，對於我這許是可能的；逐漸把門鎖咬掉。我不幹這個。我這樣做將得到什麼呢？我也許還未得把頭伸出去就給捉住關在一個更糟的籠裡吧；或者我可以在人不注意同其他野獸中之一個，例如蟒蛇，逃過去；而在它底懷裡行我最後的呼吸；或者我可以成功偷走到甲板上，跳下海去，但這樣，在海上飄流一會以後，我便給沈沒了。這些行爲是失望的。我當時沒有用這樣人的方式考量；但是，當我爲環境所影響時，我就行爲得好像我曾經認真地考量的了。

我不能够考量，但我能够平靜地觀察。我注視着那些人臉上留下——老是一樣的臉，老是一樣的動作，直至這對於我似乎他們只是一個。這人，或這些人，當時在四周恬靜地走。一個偉大的慾望在我內心萌動了起來。沒有人答應我，倘若我能變成同他們一樣，我的籠就得打開。這類應諾是不把給予於似乎是不可能成功的事的。但有一次這些事給實現了，因此這些應諾的獲得就十足如從前對它們之徒費追求一樣。現在，關於這班人是沒有什麼特別地吸引我的。假如我渴望我會說過的那自由的生活的話，我就一定喜歡海洋勝過於暗示於他們底呆鈍的目光中的逃走了。

但在我想及如此這般的可能性的許久以前，我會觀察他們；又，正如它的偶然，就是這些觀察導我走上正確的方向。

模倣他們是容易的。甚至在最初的幾天裏，我已能睡。然後我們互相拍彼此的臉；唯一的不同就是我在後要舔淨我的臉，而他們則否；我不久便吸一個烟斗，像一個老計時員；當我把我的姆指插入烟斗時，全船人都笑了。我許久不能分別得出的正是一個空的和一個裝滿了烟的烟斗之不同處。

給我最麻煩的是飲料樽。那氣味苦我；我用盡了力量來強制我自己，但在幾星期以後我才屈服。真够奇怪，這些人對於我內心的掙扎比其他任何關於我的東西更嚴重地注意。在我回憶中我不能分清這班人，除了一個他無論日夜，在最不規則的時間，單獨或和他的同伴來了又來的。他會拿着樽坐在我的面前教我許多東西，他并不理會我，他想解決我底存在的神秘。他會慢慢地拔開這個樽塞，而注視着我好像要發覺我是否明白這個動作。我承認我總用着極緊張，極焦急的注意看着他；在人類間任你找遍了地球也從沒有找得到一個這樣懇摯的學生的。

他拔了塞以後，他就舉樽向他的口裏去，我的目光跟隨着他，直至這樽頸深入到他的喉嚨裡。他會點頭好像對我滿意，又再舉樽到他的口唇；至於我，帶着一個漸漸明白的欣喜，把自己搔抓着，吱吱的叫着，左右上下的跳豎着，做着種種特別的玩意。他快樂地舉樽很吞，我呢，拼命地煩燥地模倣他，把自己弄得怪難受，這使他無限滿意。然後把樽高舉起來又一搖的把它放下，一口把它飲盡，帶着誇張的態度躺下來，這樣結束他的教程。爲了一個太大的思想弄到筋疲力倦，我那時許是太煩惱不能更進一步的學習他的動作，但我是可以柔弱地抓上這個籠的子格，像他一以拍他的肚子和一個強笑來結束他底理論的教授一樣。

於是實際的練習開始了。我豈不是已經爲那假設的費盡心血了嗎？真的；太過費盡了，這是我底命運之一部。而且，我已盡力量能拿到遞給我的酒瓶，顫抖地把它拔開；因這個成功我感覺到一種新的力量。我舉起瓶子所探的姿態和我底主子的很難分別

；我放到我的口，而我一憤怒的把它擲開；雖然它是空的，且僅發出些臭味。我厭惡的把它擲落地板上。這使我的教師很不安樂，我自己也很不安樂；但他和我自己甚至在瓶子給擲了以後都不忘記熱心地拍我的肚子，或作一強笑，這是我覺得寬慰的。

我的功課常常是這樣了結的。但爲我的教師說句公道話，他實在并沒惱怒我；真的，有時他會拿他底燃燒的烟斗貼上我的皮膚，直至它在我極困難才能摸到的地方發光；但當時他會用他底大而仁慈的手再把那悶煙敲出來。他并不惱我，因爲他知道我們倆都是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我的猿猴性，而我的工作尤困難。

那是我們的一個何等的勝利，一個黃昏，在一大羣觀衆面前——也許在慶祝什麼，因爲一個 *Victrola* 正在表演着，官員們同其他人們很親愛——就在這個晚上，在我沒有被看守着的刹那，我抓起無意中放在我籠前的一瓶酒，正確地開了它，隨着那集會者的興趣之增加，舉它到口邊，不躊躇，不裝假，像個慣飲的人，帶着瞪起的，滾動的眼睛，把它蘸下喉嚨去，實際地把它飲盡了——當時我再不失望把瓶子擲去；當時，真的，我忘記拍我的肚子；但當時，簡直因爲我什麼都不能做，因爲我覺得它在我身上擁擠，因爲，總而言之，我所有的官能都在洶湧中，我大叫「喂！」當時我發着人類的音調；當時我帶着這個叫聲跳入人們的集團裏，他們的反響是：「聽啦，他說話呢！」撫摩在我底汗濕的身上，像一個吻。

我再說：我不覺得模倣人類是得意的；我模倣因爲我尋求逃走的机会。此外沒有其他理由。再者，那個勝利是曾經很少獲得。這聲音立即再對我否認了它底本身；它回來僅在幾月之後，而我對這酒瓶的憎惡更厲害，但我的途程已爲我教給永遠指定了。

當我在漢堡(地名)第一個訓練者的手下時，我不久即認出有兩個可能性在我面前：動物園或游藝場。我不猶豫。我懇求我自己：集中你的力量吧，那末你可以給送到游藝場去；這是一個逃走；動物園不過是另一個牢籠，倘若你給送到那里，你就完了。

因此我學習，紳士們。噢，一個人要學習倘若一個人必須；

一個人要學習，倘若一個人希望一個逃脫；一個人要不息地學習。一個人要用一條鞭監督着自己；一個人要鞭自己的肉倘若有一些反抗。我的猿猴性洶湧了出來離我而去，因此我底第一個教習自己變的像猿了。當他給送入療養院時我的功課便停止。好在不久他便已回來。

但我用許多教師；是的，甚至同一個時間用幾個。當我的能力已經長進的更肯定，公衆起始注意我的進步和我的前途起始見得燦爛的時候，我自己請教師。安排他們在五間相連的房子裏，在同一個時間跟他們學習，不時的由這間房跳到那間房。

這個進步！這些智識之光線由各方面射進這醒覺的腦筋裏！我不否認它；它使我狂喜。但我亦承認：我當時并未估量得它太高，而今日估量得它較少。用一個在地球上這樣沒有相等的努力，我已經得到一個歐洲人的普通教育。這個，也許，在它本身不算得什麼；然而，它也非同小可，它到底它把我提出了牢籠，使我得到這個特別的逃脫。俗語說：得好「謹慎從事」(To boat about the Bush)「這便是我已經做的。我已使我自己謹慎從事。我沒有其他方法，總以爲自由不是用簡單的選擇可以得到的。

當我思考我的發展及其目的這樣遠的時候，我既不歸咎我自己，也不承認我自己是滿意，我的兩手插在我的褲袋內，一瓶酒放在樓上，我半躺半坐的在搖椅裏望出窗外去。倘若客人來，我照習慣的歡迎他們。我底游藝會幹事坐在對房裏；我按鈴時，他便向我走來聽我話。夜晚常常有游藝；但那對於我不像我現在所享受的有更大的成功。當深夜由宴會，科學會社，社交場中回家的時候，一個細小的，半訓練的非洲猩猩等着我，我放棄我自己同她恢復猿猴的態度。我不願日間見她；她底眼中有着我給愚蠢地訓練過的動的狂性；我能够只看見這點，而我不能忍受它。

總之，我已經完成我初所欲完成的了。不要說那不值得痛苦吧。此外，我并不要求任何人的批判。我的願望只在模學知識。我只有報告。對於你們，學院的紳士們，我也只有供給一個報告

夜間一劇

(最新短篇傑作)

意·Massimo Bontempelli 原作

是真

夜深了。街聲用脚尖走着。天空包在一件黑袍子裡，像個「Lenon」，黑袍子上這兒那兒顯着閃爍的洞孔。街燈向前散射着光線，洗着這黯黃的鋪道，等待人們經過，可是在這城的街上除了我便沒有別人。

當我前進時，我真無勇氣抵抗那朝我這方面投來的街燈的淫靡的光線。我盡我所能幫助牠；我用了很大的熱心來把我底影子貼在屋前，在那裏影子容易清楚地給看見；我揀那些上山去的街來走，這樣就可以使我底影子盡可能地高聳上到屋頂去。

我是爲了忘掉了自己底位址而離開了屋子的。我並且忘記了我自己底名。我又遇不着誰可以給我問的。

走到了廣場，我那在我前頭的影子，給五層樓一般高的影子，突然崩坍了，頭向下，平平地攤在街路上。給嚇怕了，我停住腳來看看我底影子底其餘部份，給斬斷了躺在地上，在我底腳下，顫抖了幾下，要死去的樣子。

我望到廣場那邊去。

在中間就是一匹馬底塑像。上面有一個人。這廣場所形成的景色是給龐大而對稱的，有着一行行的黑暗的窗的簾幕構成的，只有一個屋頂窗亮着。遠在一邊——一點小小的遠遠的光，如在森林中的一般。我聽到一個低低的嗚嗚着的聲音在一角。

我望過去，見到了那是一個小瀑布；她在自言自語，像一個憂鬱的狂人一般，帶着一股泉水從她口中流出，弱無力地滴下去，浸滿了她底腳。

一切生的慾望已離開了地面。也許。牠已在地窖下棲身吧。

我再度從我底影子感到了趣味

牠已委身給他底命運了，動不動地站在那裏生怕更壞的來臨

。我決意盡我所能地幫助牠找到一些生命

望着牠的時候，我就慢慢地走到街心去。

影子恢復了牠底鎖定的態度，漸漸大了，於是，不期而然地就變成了兩個。兩個一樣的影子就在我底腳下成了一個直角。我一點也不注意及這點：一個人底影子應當是一個。我走上了一步，於是漸漸地使兩個影子再合成了一個；就新的影子就跨過了半個廣場，昂起了牠底頭，把牠枕在記念碑底基上。

我底臉兒和我底影子底臉兒互相對望了一刻。我瞬息間感覺到牠底影子底臉兒並沒有給那石基適當地配合着；於是我走上前幾步，又退後，又走過一邊，使那影子恰恰在正中。

這樣做之後，我退後一步腳跟就碰着一些東西，於是突然就聽到一個細微的聲音在後面說：

『小心一些，先生。』

最初我以為我踐着了那小瀑布底腳，可是我即刻又意識到這一定另是一個人，於是我轉了轉身。

在我底面前就站着一個女人，很美麗，白白的臉兒和手兒，其餘的——眼，髮，衣服，便是深黑色，像天空底大衣，可是沒有孔。

她微笑着。因為她底嘴唇像她底牙齒一樣白，於是她底微笑就像開在她底白臉上的一條橫陳的黑縫一般。

我說了：

『對不住。我正在等人，等他告訴我一些東西。我忘掉我底住址。』

她繼續微笑了一會；於是微笑消失了，她說：

『我底住址就是你底住址，先生。』

『這樣問題就可以能決了，最低限度目前可以能決了。』我說

我們就平排地走着，她引帶我慢慢地走過了那廣場。

「不遠了。」

走過那紀念碑腳時，我轉身來看看我那影子怎樣了；牠在跟着我。可是我只能瞥一瞥牠而已，因為我底伴侶在說話了，我轉過身來注意她底話。

「我底屋子，」她說，「和你底屋子就是那邊那間。」

她用手指指過去，在廣場底那一邊有一間對稱的建築，在頂上燈火正明，從屋頂窗口射出，遠遠地像在森林裏。

「你知道嗎，」我對那女人說，「我並且忘掉了我底名字？」

她一樣地微笑着；一樣地，她答我：

「我底名就是你底名，先生。」

「多謝你；不要客氣，够了。」

並不再說什麼，我們走到了那屋子。走進去，我們就踏上了升降機。

我們開始上升了。

這上升很長而且很動人，可是沒有給後人覺得趣味的事實。升降機上升了，熱烈地而且自方法地。由底底灰白色的玻璃可以瞥見海底的世界。可是一切動物和植物一定很久以前就從這裏消滅了。牠底調和一期一期地，有規則地，給一個鐵欄柵底幼虫底出現打破，這幼虫一定會靜靜地降下我們這裏來就在我們底腳下消滅；這些死了四百年的 *Graptolites* 一定有鬼。這升降機底運動就在頂停止了，像一種不定的翻車魚在沙上一樣。

我們走進了那女人底屋子，一間充滿了黑的東西的房子，在牛奶色的半昧明中掙扎着。

爲要得到自己底 *beatings*，我便問我底女主人：

「你貴姓名？」

「我底名叫樊尼沙。」

「阿！爲什麼？」

平常人會奇異我問人姓名底原故。樊尼沙（*Nicholas*）也許不是一個平常人；她即刻能釋：

「因爲我是一個夜間的動物。」

她似乎對這樣的宣稱很滿足。我覺得我底膝軟了。爲要避兔倒在地上，我就倒身在一張睡椅上（黑天鵝絨的），那女人，自然而自由地，坐在一張很矮的床底緣邊。

她對稱地舉起双臂；她在頭後交叉着手；她坐在那兒，頭向後仰，像在理髮店內一樣，繼續在說話：

「我憎惡那想俗的日裏。我可以殺掉太陽，他是母雞和牧牛童主人，同時又是僕人。」

我望着她。她在單調地注視着窗上的飛簷。

「我底靈魂是無數黑暗底小点做成的。我想，我一定生來就愛狸魔（*Witch*）和吸血鬼——」

我截斷她：

「對不住，什麼是狸魔？」

她似乎給這截斷激怒了一分鐘。可是她即刻又繼續下去，她底聲音更加單調了，像音樂劇裏的一枝簫管。

「啊，黑色！一切顏色底最高否定者。顏色，粗俗，胃，半阻嚼了的食物。光和色；打和踢。且有黑色有深度。」

我想我在那時一定睡着去了，不過並不久。我醒時她依然把頭休息在手上，眼望着窗上的飛簷；她還在說話，用給棉花塞着般的聲音說：

「這樣，我給日間殺死了；可是每晚上我又在黑暗中，黑夢中，黑思想中生長了」

爲要使她停止，我走近她，非常近。

「聽着，」我對她說，「我還沒有習慣牠；允許我求些白的東西。」

她回答時並不激動：「請便。」

「會兒，我提議：

「你會幫忙我吧？」

「不要理會我罷，先生。讓我底靈魂在這刻向 *Enoch* 駛去罷。」

一刻前我還想問她什麼是 *quintessence*；可是現在情境又不同了。我們底黑和白的談話經過了若干奇怪的分鐘。於是，忘記來了。她所說的第一句話就是這樣：

『我喜歡 Anaches。讓我看你底 *cat*。』

『啊！我忘記了，把他漏在家裏。』

我異常煩惱，我到那裡去呢，我把他底住址姓名和 *cat* 一起留在家裡了。

我站起來在房內踱來踱去。

樊尼沙似乎睡熟了，可是我並不覺得像在睡着。走過窗口時，我正想用一隻手掀開一張沉重的天鵝絨窗簾。可是我給喝止了。我轉了身過來。

『不要！那睡在床上的女人還在叫着，伸着演戲式的手向着我和窗口這方面指來。』如果有一線光進來，牠就要殺死我！』

『你原諒，我不再掀開了。』

我再踱。一切都在鉛樣的沉寂裡。我最後的一句話還在我心裡無意識地不停地在囁囁着『我不再掀開了』，『我不再掀開了』。我倒在睡椅上吸煙，可是我還有不過三枝雪茄而已。在我就吸完這三枝煙時，樊尼沙在熟睡着，橫陳在床上。她底白臂在她底黑髮邊給出了一條曲線。我底腦中還在滴着『我不再掀開了』，『我不再掀開了』，像一個未扭緊的水龍頭似的：『我不再掀開了』，『不再掀開了』，『掀開了』。

即刻我就覺悟了這句話底意思。

我望着那女人，她正在從她底半開的齒間呼吸着細微的聲音。天啊！樊尼沙。夜間的動物！我笑起來了，但是恐怕驚醒了她，即刻就停止笑，我停止笑了，但我覺得我是在惡意地微笑着。我用脚尖走近窗口，微微地掀開了窗簾。

外面，清晨的光線正在侵蝕這世界。

由我所掀開窗簾的窗孔我放進了一些早晨底光線。我擴大這窗孔讓一線光落在牀上，在臨近她的時候，一個白點在牀布上戰顫着，就像一隻笨狗一樣。我更掀開窗簾，一股光線就湧到床

布上，直到樊尼沙底身體底輪廓為止。

於是我看見了一件奇怪的事。

我放到牀上去的光線就蠶食了那女人底身體底輪廓，像在靜地侵蝕着東西的酸類一樣。在她底身上的一邊我就這樣挖了一個大孔。

我正在用手掀起窗簾。現在我又用左手掀起那邊的窗簾。扭轉頭來觀察牠底效果。

從那一邊一條光線又射到床布上。我使牠逼近樊尼沙底肩膀。這肩膀即刻就給弄壞了，給挖了一個圓孔，像我們用香煙燒一張紙底邊緣一樣。

那女人底樣子現在滑稽得很，有着兩個呵欠着的大口，一個身底右邊，一個在左肩上。樊尼沙現在像一張地圖，一個有頭有腳的怪鳥，一個有着起伏的胸的呼吸着的鳥，一個從齒間呼出細聲的鳥。

我索性把窗簾通通向後拉。

光線湧進房來了。一切都不暗亂；呼吸聲更弱，更遲鈍，於是消滅了，當着光線投到她身上，像月亮溶蝕星光一樣完全溶蝕了她的時候。

牀上充滿了早晨的光線，樊尼沙消失了。我走近牀上，真的，樊尼沙不見了。留下了一件黑背心，一對黑襪子，和在上面的一個戒指。

我把這四件東西投到地上去。我用手摸床上，並且把臉移近去，完全沒有那女人底踪跡，也沒有什麼氣味。

別了，樊尼沙，夜間的動物。

我祈禱着，解開衣服便睡下去。我在那房內停留了一些時候，我並不知停留了多久——直到日間我記憶起我以前的住址（和我底名）的時候。於是我走開，很滿足地。小心地關了門，我走進了街上去，回到我底寓所，一點特別的事故也不再發生，我又過着我以前過着的生活。我一點也不悔恨我這次的遭遇。

羨妬

(最新短篇傑作)

早晨他在廁所裏唱歌。你可以想像出他是誠實，健康的男子。他對於唱歌的熱望從思想裏引起來。他底這些歌曲，缺少節拍或辭句，只有「叮啞」，可以這樣說明：

『多麼優美的生活……叮啞！叮啞；……我的腸是彈性的……叮啞叮啞的……我的分泌運行準確……叮啞的叮啞答叮……功能，腸，功能……打啞波姆巴布姆！』

當他在早上走出他的臥室而行近我（我裝着睡）直向通入房間裏面的門來，而入廁所，在他醒來時我的幻想便起來了。我聽見扭門的聲音，因為房間於他的身體未免太窄了。他的背摩擦着自動關閉的門的裏邊，他的肘撞擊着牆，他緩緩拖着他的双足。廁所的門有一塊除去光澤的橢圓形玻璃板鑲着。他轉着光線。該橢圓玻璃，從裏面照出，變成一個美麗的，貓眼石色的卵形。而我的幻想也描畫着這個掛在走廊的陰暗中的卵形。

他重有十五磅（按每石 Stone 為十四磅，即有二百一十磅）。不久以前，他注意下樓梯時使他的呼吸與他的脚步合拍。然後他決意放縱於一種新的體操課程。

他是一個模範的，男子氣概的個人。

他舉行體操常不在他自己的臥室裏而在我所住的那個不分類的房裏。這間房較闊大和有空氣，較有光亮。冷的新鮮空氣從開着的陽台的門流入。並且，洗盆架是放在這裏。席是從臥室裏帶來。他將腰部以上的衣服脫淨而現出一條毛織的襯褲在他的腹中都有一顆單鈕扣緊。這個房的藍色和玫瑰色的世界從他的鈕扣的珍珠母的反映而變換。當他仰臥在席上面開始輪流的提舉双腿，則鈕扣便不堪其苦了。他的鼠蹊是露出的。一個壯大的鼠蹊。一個柔軟的孔。一個神聖的角隅。一個生殖者的鼠蹊。我會見過相似的鈍的羚羊皮的鼠蹊在一只雄的羚羊身上。女子們，書記和打字員一定會被他的緊緊的一瞥的多情的流體所浸透。

俄·Yuri Olesha 原作

幹着

他好像一個男孩子似的洗面；吟哦，跳躍，說話時濺着涎沫與及呼喝。他用手掬着水而在他能舉席在腋下之前將水灑在它上面。大量的，將清白的點點淋草葉。肥皂泡沫落入水盆內好像薄餅似的發出唧唧聲。有時肥皂使他目澀——便阻視着，他用他的壯大的手指拭出許多淚水。他咯咯地激着。使經過陽台下的過客都停止了一下抬高頭看看。

每早晨帶深紅色和最靜。春天滿開着花。在所有的窗檯上都擺着花箱。從它們的隙中滲出花之濃淡的銀朱色。

（各物都不喜愛我。設備奪去它絆倒我的機會。一個油過漆的角落曾經確實是咬着我。我被被褥的相互關係常時見錯雜的。我弄羹湯水不會冷的。如果有任何一種廢物——一個小錢或一個鈕扣——從檯上丟落，它常在厚重的及不動的傢私下轉動。我在地板上爬，和舉高頭看着食器架笑。）

藍色的帶懸掛在他的周邊。他進入了臥室，在椅子上找尋他的夾鼻眼鏡，站在鏡前戴上眼鏡而轉回我的房間。在這裏，他直立在中間，他提一提他的釣褲帶，同在一個時候，作一個負重在他的背上似的的運動。他并不向我說一句話。我假裝着睡覺。太陽集中成兩點火焰燒着他底釣褲帶的金屬鈕。（各物件喜愛他了）。他從不梳他的頭髮，也不整理他的鬚或絡腮鬚子。他的頭髮剪得很短，他的絡腮鬚子很短——正正的長在他的鼻子下。他好像一個肥大的笨伯。

他拿起一只長頸玻璃瓶；拔開玻璃瓶塞。他注出一些 Cologne 香水在他的手掌上而將手掌抹上頭上——由前額抹至頸背和背後。早晨他飲兩杯凍牛奶。他從食器架上拖出一只壺，注滿它然後飲，始終沒有坐下。

我對於他的第一個印象使我吃驚。我既不承認亦沒有料想到這樣的一個人。他以溫文爾雅的態度站在我的面前，發散出 Caro

璃碎了，與及他們放盪得太多在湯內。他跑掉了一句他要說的話，他都沒有說。他沒有幻想。他應該這樣說：

「婦人們！我們應該替你們吹掉煤煙，我們要將你們鼻孔內的煙弄乾淨，將你們耳內的呼喊趕出，我們要在一秒鐘內批淨馬鈴薯的皮，好像是用魔術似的，我們要送回你們在廚房裏偷懶的鐘點，我們要送回你們生活的一半給你們。青年的少婦，你是在替你的丈夫煮着湯。而爲着這些烏糟糟的湯你却犧牲了你的半日！但我們要將你的烏湯變成發光的海，我們要令湯像一個海洋的流動，我們要將稀粥堆成小山，與及這厘像冰塊似的飛動。聽住罷，主婦們，忍耐些罷，我們允許你們，你們砌着的地磚好像太陽一樣光亮地發紅，你們的黃銅大桶會照耀着，你們的碟會成爲蓮花白，你們的牛乳會像水銀一樣重，和這樣的香味從羹湯內溢出使檯上的花也要變成嫉妒了。」

他好像一個托鉢僧似的，同時在十個地方居住。

在他的工作記錄內，他常仰賴於單方的括弧和下線，因爲怕會受人誤會和將他的原意擾亂。

如下是他的記錄的樣式：

「致普羅庫顛(Prokudin)同志。

製適合僱客的口味的甜品(十二種)的包紙(朱古力糖，填補物)，但用一種新方法。不是「羅查盧森堡」(Rosa Luxembourg) (我知道已經存在——一種香錠!!!)——科學(一些詩的——地理學；天文學；)和一種嚴重的却有誘惑性的名字：「埃士基摩」。「望遠鏡」的全部中最好的。讓我明日星期三，在一與二之間，在總務處去學習罷。不會失敗！」

「致方明斯基(Fominisky)同志。

要一片肉(切得四正些)是用以攪第一餐(和五十與七十五戈比的餐客的)各個碟的。小心的等着。這是真的：(一)沒有淺盤啤酒的平均已進行；(二)豌豆是小的和浸得不好？」

他又瑣碎，多疑與及嘮嘮叨叨的，好像一個家主婦一般。

十點鐘時他便從紙板工廠(Cartboard factory)回家。便有八個人等着要見他。他接見(一)吸煙部的管理人；(二)「遠西肉類保

莊物托萊斯」的代表(他攫取一罐蟹跑出房外來向人炫示。回來時，他將罐放在近旁，放在他的手肘下，而很久之後，還不能會自己靜下來，只睨着那藍色罐，笑着和抓着他的鼻子)；(三)負責建立一個保藏室的工程師；(四)一個德國人——說及一些運貨汽車的事(他們用德語講話；他一定要用一句成語來結束這次對話，因爲結束在一句韻腳，而兩個人都笑了)；(五)一個帶來了一個廣告傳單的圖案的藝術家(他不喜歡這個圖案，和說這個色彩應該是一種減淡的顏色——一種化學的顏色，而不是浪漫的顏色)；(六)某等的酒店經理，戴着一双好像是乳白色的小鈴似的的袖口環；(七)一個有鬚鬚鬚的瘦人，他談及牛羣的頭數；而最後，(八)某善意的鄉下人。這最後一次的會面使所有都成爲有趣味。巴碧慈夫起身和行前來。幾乎要張開他的双臂擁抱他一下。別人則難受地鈍笨，害羞，微笑，太陽曬黑的面色，光的眼睛——好像另一個托爾斯泰的雷文(Tolstoy)——使他從他的見面裏得到充分的整個認識。他嗅到野花和牛乳盤的香氣。他們談及Sorboz。他們兩個人的面上都現出沉思默想的神氣。

在四時二十分，他驅車往參加「國家農場高級蘇維埃」會議。晚上，他坐在家裏，坐在棕綠色洋燈罩的影下。在他面前散着紙片，記事冊，有數目字的紙碎。他揭着案上日曆紙，逃起來，看着各架上，拖出一包紙來，用他的膝頭爬在椅子上，他的腹部壓在桌上，讀着，用他的双手支着他的肥面。綠色的桌頂用一塊玻璃板蓋着。而最後，所有這些是多麼的特別啊！一個工作者的男子，一個在晚上工作着的男子。這個人目注在紙上用一枝鉛筆寫着耳朵。在這着沒有一些東西是顯著的。但他的態度說：卡瓦里洛夫，你只是一個寄寓者。他當然并非用這許多字來說出。或許在他的思想裏沒有一件以得它。但沒有話也可以懂得。某第三者將這報告給我。某第三者當我守着他時迫我要發怒。

「四分之二——四分之二——他喊着。四分之二——四分之二——出乎意料之外，他狂的發出一聲大笑。他在他的記事冊裏讀到一些幽默的句語，或在數目欄內瞥見。他因笑聲而堵塞着喉嚨，他向我招手。他嘶叫着，他的手指指在紙上。我看看，但看不出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引得他這麼快樂呢？在那裏我甚至不能找出一個比對的基點，他總會看到什麼東西使他這樣捧腹大笑。我懷着一分恐懼心的聽着他；因為他是一個有犧牲別人的習慣的說笑者。我聽着他，好像一個盲人聽着火煎的爆聲一樣。

「你只是——一個寄寓者，卡瓦里洛夫。你什麼都不懂。」

他不會這樣說，但這可在無言中明白的。

有時，他直至夜間還沒有回來。然後我便要接到來的電話：「你是卡瓦里洛夫麼？聽着，卡瓦里洛夫。那「麵包生產部」就要叫我。告訴他們打電話到二——七三——〇五，第六十二支部。記着罷。你已經記下嗎？第六十二支部。「格拉夫康塞斯康」(Glavkonoskon)。再見。」

事實上「麵包生產部」真的就打電話來找他。

輪着，我也反覆的詢問：

「是「麵包生產部」麼？巴碧慈夫同志是在「格拉夫康塞斯康」……什麼？在「格拉夫康塞斯康」，二——七三——〇五。第六十二支部。你已經記住了嗎？第六十二支部。「格拉夫康塞斯康」。再見。」

「麵包生產部」是找托萊斯監督，巴碧慈夫。巴碧慈夫是在格拉夫康塞斯康。關我鳥事？但我却感覺到有一種快樂於參加「麵包生產部」的及巴碧慈夫的命運。我經驗到一種管理上的狂喜。但我的職務却是不關輕重的。一種供人奔走的雜役。這究竟是什麼呢？我會尊敬他嗎？我怕他嗎？不。我想我一點也不下於他。我不只是一個寄寓者。我要證明這個。

我要捉住他一些什麼，現出一種弱點，一些沒有防護之點。當我第一次在他晨上梳洗中間見到他時，我相信我已捉住他，我已貫穿他的甲冑。

他從他的房子裏走出站在離我一碼遠的地方，陽台的門檻上，曬着太陽；而繼續的在曬太陽和用一條毛巾擦着耳朵，他轉着背向我。我從背後看着他的背，是強健的軀幹，和我差不多喊出聲來。他的背全然暴露着。他身體上的肥肉柔軟和帶黃色。別人的命運的目錄在我的眼前展開。巴碧慈夫的祖父會很留意他的皮膚；肥肉的圓筒柔軟地展開在祖父的身體上。而這個人民委

員會委員便傳着這個優美的皮膚，因承繼而得着這種尚高的顏色和清楚的著色了。但，比任何別的東西還要多的！給我以一種勝利的感覺的便是我看見他的腰部有一點黑痣，那同樣的特別的，遺傳的，高貴的黑痣，充血的和透明的，柔軟地掛近它的柄上，因這樣母親們，即使在數十年後，還會認出她們底被窩的孩子。

「你是一個「巴連」(bairn)，安得來。彼托洛維奇！你是一個假裝者！」差不多已爆發在我的口唇邊了。

但他圓胸的轉了一轉，展示出了他的胸部。

在他的胸部上面有一條癩痕，在右側的鎖骨之下。這個癩痕是圓的而少微向兩邊張開，好像一個錢在蠟上的捺印。它一若是一枝樹枝，它就在那塊地方生長，被截斷的一般。巴碧慈夫曾經是一個罪犯。他企圖私逃，被射了一槍的。

「這是誰，約卡斯塔？」他有一次問我，並沒有顯明的理由。不平常的和出乎意料之外的問題從他湧出，尤其是在黃昏的當兒。他整日都是很忙的；但他的眼睛沿着廣告及陳列箱滑動，和他的双耳的耳尖為其他的人的對話底語言所驚。原料生產物有時隱藏了他。我是他底唯一的簡便的伴侶。他感覺得有強迫談話的需要。但他以為我不適於劇烈的討論。他知道人們當他們休息時總喜歡喋喋不休。他決定對於普通的風俗作相當的讓步。然後他向我發出無謂的問題。我將這些問題回答了。對於他我成了一個阿木林。他想我也是一個阿木林。

「你喜歡阿力布嗎？」他問我。

「喜歡，我已經知道誰是約卡斯塔了！，我喜歡阿力布，但我不想答覆那些蠢問題。我不覺得自己有任何比你笨的地方。」

一個人應該這樣答覆他。但我却缺少這種敏感。他壓迫着我

譯者按：(一)本篇所謂「四分之一」(Quarter)，乃蘇聯新設之大食堂，為結束全部廚房所成之大廚房。

(二)本篇乃在一九二七年(即五年計劃施行前一年)所發表，為作者第一篇最重要的作品。在蘇維埃讀者中曾引起很大的討論。其討論較重要之點為：作為個人的個人之發展，或作為有社會精神的羣衆之一部分的個人之發展。

昆珈

俄·契訶夫作

易水寒

九歲大的昆珈·秋可夫，他做鞋師阿里堅的學徒已有三個月了，在聖誕節前夜，他不去睡覺。他等到他底主人主婦和助手們通通去做禮拜之後，就在他底屋主碗碟櫃中找出一小瓶的墨水，和一管附有生鏽筆尖的筆桿。在胸前攤開了紙，他開始寫信。

但是，在決定寫第一個字母之前，他偷視門，窺，對帶有陰氣的聖像，以及塞滿鞋楦的書架的每一邊，斜睨了幾次，就發出沈痛的嘆喟來。那些紙攤放在長凳上，他跪在他底前面。

「親愛的祖父康士等丁。瑪卡里支，」他寫道，「我現在寫一封信給你。我願意你有一個快樂的聖誕節，我希望上帝以最好的幸福賜給你。我既沒有媽媽，又沒有爸爸，你就是我唯一的親人了。」

昆珈看一看窗，在那兒反射著燭影，似乎生動地描繪出他底祖父，康士等丁。瑪卡里支，恰浮里夫先生家的更夫。他是一個矮小的，清瘦的，燭眼的，非常活潑而好動的六十五歲的老人，常常微笑。他終日躺在僕人的廚房中，或者跟那些廚子調笑。夜間，裹在一幅闊大的羊皮外套裏，他在他底主管區域巡邏，輕拍他底短棍。老牝犬加思但卡和雄犬威安在他背後跟著走，擺動牠們底頭。雄犬之所以起名為威安，是因為牠有烏黑的毛，瘦長的身軀，並且和鱈魚相類似。威安是一隻非常文雅溫和的狗，在生客面前之和善與在他底主人面前一模一樣，但人家並不信任牠。在他底溫恭謙讓的態度下，隱藏著檢查官似的惡意。沒有一個人知道牠怎樣鬼鬼祟祟地走近來咬你一口，或者是溜進伙食房偷食莫赫克小雞。他們幾乎打壞牠底後腿是不止一次的事了，有兩次牠被吊起來，每星期牠都差不多被鞭撻至死，但牠又甦醒過來。在這個時候，一定的，昆珈底祖父必定站在門簷邊，對鄉村

教堂底光輝輝紅的窗映映眼，頓頓他底穿長統靴的腳，跟站在廣場上的人們調笑；他底手杖會從他底佩帶上懸掛起來，他會因怕冷而緊縮著自身，發出一聲乾乾的，上了年紀人的咳嗽，有時會在僕婦或廚子身上捏抓一下。

「你要嗅鼻煙嗎？」他問，遞他底鼻煙匣給那些婦人們。她們就拿一撮鼻煙來嗅，却因此打起噴嚏了。

這老人得到難以形容的愉快了，爆發出響亮的笑聲，叫道：「快些拿開吧，它會黏住你底鼻呢！」

他亦拿他底鼻煙給犬嗅。加思但卡打噴嚏，抽動牠底鼻袋，困惱地走開了。威安則謙卑地拒絕嗅，擺動牠底尾巴。那是明淨的天氣啊，沒有一絲風，晴朗，涼爽；那是在黑夜，但是這整個鄉村，牠底鉛白色的屋脊，從煙囪吐出一縷一縷的煙雲，給霜鍍過銀的樹木；雪塊，你都能完全見到。天空由於光亮的閃爍的星星而光輝了，天河顯出如此晴朗，好像牠是在這些節日中洗刷過和用雪來塗抹過的……

昆珈嘆息了一下，將筆在墨水中浸濕，繼續寫道：

「昨夜我被打，我底主人揪我底頭髮，拖去廣場，用鞋匠的馬鎗痛毆我，這是因為我在搖他底小畜生搖籃的時候，我不幸地睡著了。在這個禮拜中，我底主婦叫我洗乾淨鱈魚，我從尾部洗起，她就拿鱈魚的鼻來刺痛我底面。那些助手們揶揄我，送我去酒店買麥酒，叫我偷主人的黃瓜，主人和平時一樣便利地打我。沒有一些食物，早晨是麵包，正餐是米糊，黃昏再是麵包。主人和主婦他們則鯨吞那些茶和酸黃芽菜湯。他們叫我睡在廂廊上，當他們底小畜生喚叫的時候，我完全不能睡，却須往搖他底搖籃。親愛的爺爺，為上天的緣故，給我離開這兒吧，返到我們底鄉

村吧，我不能再負得重些了……我鞠躬到地哀求你，時時祈禱上帝，給我逃開這裏吧，否則我就要死了……」

昆珈底嘴扁了，他用他底污穢的拳頭抹眼，嗚咽著。

『我會給你磨碎你底煙草，』他繼續寫，『我會給你祈禱上帝，若果有任何一點錯誤，如白髮的山羊一樣鞭笞我就好了。若果你真正以爲我不找到工作，我會要求經理人，爲著基督的緣故，任我洗潔靴鞋。或者我會代替菲底亞爲牧人。親愛的祖父，我不能担得再重一些了，他會殺了我的……我願意跑往我們底家鄉，但我沒有靴，我驚怕霜雪，當我漸漸長大時，我會在你背後看護你，沒有一個人敢傷害你，當你死了的時候，我會爲你聖潔的靈魂祈禱，正如我爲我底媽媽菲列立牙做的一樣。』

『關於莫斯科，牠是一個大城，有好多紳士們住的第宅，好多批馬，沒有羊，犬不是邪惡的。孩子們在聖誕節並不各帶著一隻星來繞著走，沒有一個人被允許在唱詩班歌唱，有一次我在一間商店的窗口見到附在綫上的釣魚鈎和釣魚用的竹竿，都是出賣的，每種捕魚具，都是驚人地便利的呢。有一枚鈎能捕重一磅的士葛魚。有許多有槍礮的商店，好像主人的，我相信他們每件值得一百盧布。在麵包店，有鴉鳥，鷓鴣，野兔，但是誰獵得和從何處得到，店家却不說。』

『親愛的爺爺，當主人賞賜聖誕樹的時候，你取一枚金胡桃吧，貯藏在我底綠篋中吧。問娥爾伽。益尼忒芙娜太太取吧，說是爲昆珈的。』

昆珈掙掙地嘆息，再次凝視窗間。他記起他底祖父常常走走森林拿聖誕樹，挈帶他底愛孫。好快樂的日子啊！霜雪發爆裂聲，他底祖父發爆裂聲，他們倆通通做好，昆珈跟著做。當他們割下聖誕樹之前，他底祖父探出他底煙管，將鼻煙嗅的很久，和可憐的冰凍了的小昆珈開玩笑。……未成熟的榛樹，給嚴霜包裹著，靜靜地站著等候枯死。忽然一隻野兔不知從那兒跳起而突躍過雪塊……他底祖父無援地叫道：

『抓住牠，抓住牠，抓住牠！哦，短尾鬼！』

當聖誕樹被割下，他底祖父拖往主人家，他們就在這兒著手裝飾起來了。年輕的貴婦，娥爾伽，益尼忒芙娜，昆珈底偉大的朋友，對於這件事最爲忙碌。當小昆珈底母親，菲列立牙，還生存的時候，是這家的女僕，娥爾伽。益尼忒芙娜屢屢以蜜餞賞賜她，而且，沒有事做的時候，則教她讀書，寫字，從一算到一百，甚至跳四人舞。菲列立牙死後，他們處置這個孤兒到廚房中跟隨他底祖父，後來他們從廚房中送他到莫斯科鞋匠阿里堅家了。

『快些來吧，親愛的爺爺，』昆珈繼續寫，『我哀求你看基督的面上帶我逃開這鬼吧。憐憫一個可憐的孤兒吧，因爲在這里他們常打我，我是可驚地飢餓著呢，我是如此地憂傷以致不能詳訴給你，我呼喊了好些時候。有一天主人用鞋楦打我底頭；我跌倒在地，僅僅能够甦醒過來。我底生命是不幸的，比任何一隻犬都不如……我祝福阿里安娜，單眼的特哥，以及車夫，不給任何人有我底古笛。我依然是你底孫子，伊凡·秋可夫，親愛的祖父，來吧。』

昆珈將他那張信紙摺了四下，放在一隻信封中，這是前晚費了一個哥貝克買來的。他稍稍想了一下，將鋼筆浸入墨水瓶中，寫著信封道：

『我祖父住的鄉村。』他搔抓他底頭，再想，添寫道：

『康斯等丁·瑪加里支。』在不妨礙他底寫字工作中，他戴了帽，但却不披上外套，祇穿著內衫褲就跑往街上了。

雞舖的夥計，在天黑之前他曾詢問過，已經告訴他信是要投入郵筒中去的，又說信是用郵車裝置，給帶著響鈴的醉童運往各處去。昆珈跑到頭一個郵筒，將他那封寶貴的信投入裂口去。

一點鐘後，由於給希望所撫慰，他睡得爛熟。在夢中他見到一個火爐，他底祖父坐在火爐邊，懸擺著腿，跣著腳，讀他底信給廚子聽，而威安則繞著火爐走，舞著他底尾巴。

我的舊提琴

侯汝華

春天的草場，

牧女的羊鈴

竊取了流風中的軟語，

伽藍的眼便生翅了。

伽藍的眼的翅，

星子們的，蛾的翅，

三色董也是飄飄的。

於是我的昔日也生翅了；

牧女的羊鈴欲要求

我的舊提琴和曲歌；

而沈隱却把我的舊提琴拿去——

雖然星子們的，蛾的翅，

三色董也飄過我的舊提琴。

戀愛的傷感

侯汝華

戀愛掉在水中了，

誰救這可憐的孩子呢？

當你向我微笑時，

另一個人却在注視着我流淚。

在青春的颶風裡，

水雨不住地落在我的窗外。

我該對什麼說——
分一点滋味給我吧！

戀愛掉在水中了，

誰救這可憐的孩子呢？

鳳凰鳥

家梧

聖人作時有鳳凰鳥飛來，
算是一個失時的物語吧。

人誰無明知故犯的蠢惡，

而今人世又幾度滄海了？

憧憬的事業是屬於多情人的，

則忤怩的懷念無可珍惜了，

若夫寒館的冷月下你怕聽道：

堯舜禹湯文武天地開闢那時候？

笳聲

谷田

一陣塞外的笳聲

挾着鼻笑聲音的笳聲呵

從靜寂的林梢

到靜寂的林梢

如翩翩春燕的

從異地携來的古意

迢迢的游子也思鄉了

在高聳的山巒，悒鬱地

自祭曲

蘆荻

銀色的海墜下青年的夢
而今不再浮泛起波濤了
獨戀於晚來的西風
想起昔日生活的多事
涼爽的白露是未來的
人的心早已凋老了
世故的加重作成生命的刑罰哪！

村夜

蘆荻

隔窗的機織聲歇息了
村落的深夜如垂死的老人
少年的心事在燈下打滾
眼前世界幻滅的無味
靜中遠方送來一二聲更鼓
那特有的古典的音樂
同鼻鳥在夜空中怪叫
冷然想起白晝的熱鬧

賣跌打藥的好漢

丙寅

大衆的游藝場上
洶湧地奔流着熱浪。
一枝黑綢的大旗
掙扎在熱風之下。

敵不過生活底誘迫：
鑼鼓的喧囂
奏出了切熱的希望。

洶湧的人潮，
圍成一個圈子。
圈子裡奔流着
跳動的肌肉，
漲縮的青筋，
砰砰的聲響：
賣藥的好漢
把鐵條打得股肱紅腫。

旁觀的人們
窒着呼吸在驚歎。
但圓窮七現，好漢終於賣藥。
這時呵，只有唏噓瀰滿着空場。

呼喚

逢虹

我呼喚着，
你不應；
在我是汎神論者，
而你變作偶像了。
早與晚，
心常常跳動，
麟祠永恆是：
「愛你！知否？」

我呼喚着，
你不應。

南島的佳麗

浴 簾

見了海灘，見了金黃色的沙粒，
見了深藍色的天，見了白色的雲，
見了堤邊矮矮的木屋，見了排排靜穆的椰子樹，
見了低低的小山，見了遠遠地駛來的帆船；
一剪熱風吹來；午夜的天邊掛住一鈎殘月，
剛從海浴歸來的姑娘走過我的跟前。

一張瑰麗的輕紗披在她挺健的臂上，
帶有古典意味的，我吸着淺赭色的肌膚，
是這般的芬芳；這般的婀娜，這般的熱烈，
一團火花爆射出來，是我心中的點血。
蓬鬆的頭髮襯着黑珍珠似的眼睛，
放着閃閃的靈光，像夏夜的星星呵！像流螢，
微風掠過她底髮間，飄來了香，這陣迷人的香，
我深深地吸着不感到滿足，我變了瘋狂。

「姑娘呀，請告訴我吧！輕輕的，
妳的家；妳的家在那兒地方，是不是在天上？」
只是一個神秘的微笑，她逃避了我，急急的走，
我心裡待着的，全是空虛再沒有溫柔！

這一夜：我流淚，獨自對着寂寞的沙灘邊，
溫習着陳舊的小曲，重理往日的琴絃，
朦朧的月，照在平靜的海，照在椰子樹下；

見了自家的影子，憶念起那染了椰子色澤較美的
女孩。

靜靜兒聽着呵！好姑娘，我要彈給妳一段胭脂的
故事：

「記得有一次，一個人少年人出門去，
像流星飄泊地，他落在異鄉，
偶然又愛上了一個嬌艷的姑娘。
他忘了一切，忘記了自己，忘記曾有這世界。
失望填了他的心，老是度着這沈寂的生涯。
他是這般的脆弱，無端地狂笑，無端地哭泣。
像杜鵑一樣地，在這春光燦爛的佳日。」

但她是懂得的，我不敢告訴她，心中秘密的戀，
喜悅的希冀離開我的想像是這麼的遠。
一切都已謝絕了，從此後，我們就隔了一道簾，
我只有悲哀，給美麗的青春送葬！

黃 昏

高 爽 下

金色的夕陽沈在灰藍的長空。
太平洋上的晚風吹到迷離的海島。
巍峩矗立的高峯，
露出驕傲的蒼容。
呵！這是異國的黃昏。

我這快將歸去的黃昏，
上帝是不會給你一刻的挽留。

在你歸去之前的最後，
銀灰的秀色是我的酣醉！
寶貴的微光是我的眷戀！

我這快將歸去的黃昏，
你感動我的不是空虛的笑臉，
也不是無聊的悲哀，
而只是一曲高歌的雄壯。

然而在你消逝的最後，
偉大的宇宙將於黑暗的沉淪。
我這一曲雄壯的高歌，
消不得生命的苦惱，
我的黃昏呵！
你不要幻滅！

在你幻滅了以後，
豈不是惡魔活躍的時候？
月色燈光的神勇，
安能挽起宇宙的沉淪？
我的黃昏呵！
願你憐這聖潔的乾坤。

金色的夕陽沈在灰藍的長空。
太平洋上的晚風吹到迷離的海島。
巍峩矗立的高峯，
露出驕傲的蒼容。
呵！這是異國的黃昏。

(六月，東京)

荒村

尼克拉索夫
梅 蕪 譯

僵僵的老婆子，奶尼拉，
向村中長者夫拉士討求：
「給我木頭把來補我茅舍！」
他很高興地喃喃說道：
「出！出！我無木頭！出！」
「出！出！我無木頭！出！」
「主人不多時就會到來了，
那時他就會爲我們判決，
他會知我茅舍壞到如何，
良善的主人會給我木頭。」
鄰近住着一個放債的人；
他一年一年地欺騙鄉人，
騙到奪去了他們底田地。
他們安慰自己，如此說：
「主人很快地就要到來了；
他來時，只消說一句話，
原屬我們田地又歸我們！」
壯健的乙拿查自有良田；
他向鮮艷的娜達查求婚。
但是德國人，監督先生，
呆板而不爽利像他同種，
禁止着，不許他們結婚。
娜達查說道：「我們等吧！」
等到那主人到來的時候。
「老少少，和婦人小孩，

當遇冤曲，大家都叫道：
「等着吧，等到主人到來！」

老奶尼拉早已死去；
而那個貪婪的放債之人，
得他們田地，得了百倍；
孩子們變作有鬚的大人，
而乙拿查如今是當軍人，
離開故鄉，到別方打仗；
那結婚早已被人忘却了，
鮮艷的娜達查早已被忘。
但那主人還是沒有到來，
還是沒有到來！那主人。

歲月消逝了。在大路上，
輪着六馬四輪大車到來，
馬車上面放着一口棺材，
棺材是用黑椽木所造成。
在棺材裡面，臥着主人，
他們拭落了又落的眼淚，
送他到陰暗的老禮拜堂，
新主人乘着六馬四輪車，
駛開去了，駛到比德堡。

(Nekrasov 1821-1887 爲俄國詩壇上之郭哥里。皈依悲哀與痛苦底詩神)

Balcer 鱗爪

可諾妮嘉作
默 無 譯

當大王騎着馬出去打仗時，
號角尖着聲作最高的呼號，

來幫助他去幹光榮的事業，
使他變成諸王之中最驕傲。

當飢餓的比德出戰的時候，
溪澗，在門前，向他呼喚，
同時，那小小的麥田帶着了
嚴肅的空氣表示同情之感。

彈丸密密地墜下如同冰雹，
死者成排成列地倒了下來；
大王遠離着槍丸以及炸彈，
但戰士底榮冠，被他所戴。

一場血戰，英勇地戰勝了，
荷旗幟者搖搖擺擺而前走，
英雄之王快快活活騎回家，
但可憐的比德在沙場留守。

天明時候，築有礮臺的城，
歡迎它底英勇善戰的君主；
號角和旗幟正向大家宣佈：
勝利者把什東西帶來此處。

天明時候，可憐的比德呀，
驗着長眠，無愛他者歡迎，
只有戰地上的藍色吊鐘花，
在他腳邊吟鳴，奏出樂聲。

(Koronjian 1847-1912；波蘭女詩人，作農
民史詩「巴西的 Balcer 先生」；上面的詩
即由作中選出。)

更强的人

瑞典斯特林堡著

韓罕明

人：X夫人，女優，已婚。

Y姑娘，女優，未婚。

景：婦女餐館的一角，兩張生鐵小桌子，一張罩着紅毛絨布的梭發椅，幾張靠背椅。

X夫人進來，戴着帽，穿着冬天外套，臂上挽着一個精緻的日本籃子。

Y姑娘，前面放着一瓶半空了的啤酒，正在閱着一份插畫週報，每隔一些時又換上一份新的。

X夫人 喂，好啊，米莉！你在聖誕節的晚上坐在這兒，孤另另的就給一個可憐的嫖夫一樣。

(Y姑娘從畫報，望了上去，點點頭。又恢復她的閱讀的工夫。)

X夫人 真的，見着你這樣我覺得難過，——孤另另的——孤另另的在一個餐館裡，而且在大家的聖誕節的晚上。這使我愁苦得來，就給我當時在巴黎一個餐館裡見了那結婚的一對一樣，——新娘在讀着滑稽的報章，新郎却在跟證婚人打彈子戲。啊，這樣兒開場，我想，將來會怎樣收場呢？想想看，在結婚的那天打彈子戲！是的，你得說她在讀着滑稽報章。——那是不同的情形，親愛的。

(侍女捧進一杯朱古律放在X夫人的前面，下。)

X夫人 (咬了幾茶匙，揭開籃子，顯示出一堆聖誕節的禮物。)

看，我給我那群小東西買了些什麼。(檢出一個娃娃。)

你看這個怎樣？麗莎會得着它呢。她可以動動她的眼睛又可以扭扭她的腦袋，你看見嗎？好看啊，可不是？這兒是個打活塞的手槍，給卡爾的。

(裝好手袋下的向Y姑娘打去。Y姑娘就給受嚇了一樣驚

起來。)

X夫人 我嚇了你嗎？呢，你不會怕我打你，怕嗎？真的，我想你會信我那樣做。假使你要打我——好，那一點也不令我驚奇。我從前防害過你，我知道你是不會忘記的，——但我沒法

你仍以為我是弄着鬼計把你擠出皇家劇場，而我一點也沒有做過那樣的事——雖然你會那麼想。自然，我說什麼也是枉費的——你到頭也一樣的信以為真。(抽出一對繡花的拖鞋。)

唔，這是送我老板的——山慈姑——是我親手繡的。哼，——我恨山慈姑——而他却無論什麼總要把這個繡上去。

(Y姑娘從畫報，望向上望去，帶着一副交織着譏笑與好奇的表情。)

X夫人 (每個拖鞋裡都放個手進去。)

你看卜的腳多小呀。看見麼？你要是見他行起來——够雅緻的！那自然，你從沒有見過他穿拖鞋的時候。

(Y姑娘大聲笑起來。)

X夫人 看吓，——這兒他來了呢。

(將拖鞋跨過桌子去。Y姑娘再次笑起來。)

X夫人 哪，他發起怒來，他就這樣蹬着腳：『把那廚子罵一頓吧，他學不會怎樣去弄我的咖啡。』或者：『這傻瓜，——那丫頭又忘了把我書房裡的燈整好啦。』有時，她樓下透進了絲兒風來，他的腳受了涼。『噫，冰凍啦。這般糊塗傻瓜一點也不曉得暖和這間房子。』

(她把這個拖鞋的底擦着那個的面。Y姑娘大笑不止。)

X夫人 於是他跑回屋裡去，狠着要找拖鞋——瑪麗已經把來捧進寫字檯下面了。好，去取笑自己的丈夫亦許是不對的。他一切都是很好的。——一個真正可愛的小老板，這就是他。你

應該有個這樣的丈夫！你笑什麼？你說不出來嗎？那麼，你看，我知道他是忠誠的。是，我知道，因為他親自告訴我——到底什麼使得你這樣咕咕地笑呢？那濫污的碧蒂趁着我在途中的時候試着他從我這兒搶過去。你會想得出有比這受無耻的事嗎？（歇）我會從她的面上把她的眼睛抓出來的，要是她試着去做我的時候我在家的話，那這是我做得來的。（歇）把這一切都告訴了我，我真喜歡，因為這樣我可以不用不着先去從人家探聽了。（歇）還有，想想看，像碧蒂的不單止一個呢！我不曉這是怎麼的，但所有的女人都像是發狂般的去追我的丈夫，這一定為的是她們想像着他的政府的地位會給他以什麼權力去把許多次的訂婚都說得過去。說不定你自己亦試過——你也給他設下了陷阱呢？是，我並不信任你好多——但我知道他從沒理過你！因此，我以為你有幾分恨他。

（歇。他們倆，很煩惱的樣子，相對望着。）

X夫人 愛米莉亞，陪我們過這晚上吧，你肯麼？這就表示你不是生氣，——至少不是跟我生氣。我不能實實在在說出為的什麼，但是把你——你——當成了敵人，那像是可怕地不愉快的。也許因為從前侵犯了你（漸漸慢下去）或者——我不曉得！真的，我完全不曉得！

（歇。Y姑娘刺探地注視着X夫人。）

X夫人（深思地）我們相識的經過，真是奇怪！嘿，當我最初會你的時候，我怕你；怕到我不敢讓你離開我的視線。無論我打算去到什麼地方——我常常見得我自己是近着你。我沒有這勇氣去做你的敵人——因此我就成了你的朋友了。可是當你到我們家去的時候，那兒老呈着一種不調和的空氣，因為我看得出我的丈夫並不喜歡你——這却激惱了我——就給一件衣服不合適激惱了我那樣。我曾經出盡了力量使他至少得對你表示要好，但我不能改變他，——在你們訂婚以前，我是不能夠，後來，你們倆成了這樣親厚的朋友了，那看來好像你以前在沒有拿得逞的時候從沒敢表示過你的真情，——而不久，——等

我看呀，現在！我並不嫉妬，——奇怪，可不是？我記得行洗禮的當兒，你是教母，我要他親你——他親了，但你們兩個都顯出可怕地煩惱着——這是，我那時沒有想到——甚至於後來——我全沒想到——直至——現在呀！（憤激地站起來。）你幹嗎什麼也不說？所有這些時候你沒會吐過一個字。你就這樣讓我講呀講的。你坐在那兒只是釘着我，而你的眼睛却把我這些就給蘇絲藏在雲爾裡一樣藏在我裡邊的思想都全盤抽了出去——思想——填的思想，也許是——我以為，你幹麼不毀了你的婚約？你後來幹麼總不探訪我們。你今晚幹麼不願跟我們在一塊？

（Y姑娘動了一下，似乎立意要說話。）

X夫人 不，你一點什麼也無須說得。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了。所以，那就是一切的理由。是的，是的！——一切現在都停當了。你好羞耻呀！我不要再跟你同坐一張桌子了。（把她的東西都搬過第二張桌子上。）那就是我為什麼定得把那些可惡的山慈姑繩在拖鞋上——因為你喜歡牠們。（把拖鞋摔下地板上。）那是為什麼我們定要在山中過夏，——因為耐不了海洋的鹹味；那是為什麼我的孩子定得叫做厄斯基爾，——因為那是你的父親的名字；那是為什麼我定得依附你，事事跟從你，吃你想吃的食品，飲你想飲的飲料！例如，這些朱古律；那是為什麼！好天爺！——這個甚至及都是可怕的！——可怕！給你把一切東西都逼到我身上——甚至你的情慾。你的靈魂鑽進了我的，就像一個蛆蟲鑽進了蘋果一樣，牠齧了又齧，蛀入了又蛀入，直至什麼也沒有了，祇是外殼跟些兒黑塵埃。我常常想離開你，但我不能夠。你常常用你的黑眼睛像蛇一樣去迷我——我覺得我的兩翼無論怎樣蓋着空氣亦只是拉我下去——我是給綁着脚丟在水裡，臂膊愈是掙扎，就愈是沉下去，——沉下去，沉下去，一直沉到底裡去，那兒你藏着，等着，就給怪蟹一般伸出螯來抓住我——現在，我就在那兒，但是你坐在那兒，沉默，安靜，不理睬，不論月缺或月圓，不論

聖誕節或中夏，不論他人幸福或不幸，你不能恨，你也不曉得怎樣去愛，就給貓兒蹲在耗子坑前一樣，你蹲在那兒。你不能奪獲你的戰利品，你不能去追牠，你只能夠在外邊等。你坐在這個角落裡——你知道爲了你的原故，他們給它加上了個「捕鼠機」的渾號嗎？你讀報紙，爲的要看看沒有人困苦着，或是有沒有人正在給劇場辭退了去。你看守着你的犧牲，計算着你的機會，接受你的貢稅。可憐的愛米莉亞！你知道麼，我一樣的可憐你，因爲我曉得你是不幸的——就給受了傷的人一樣不幸，而惡毒起來也是爲的受了傷。我應該跟你生氣，但我真的不能夠——你畢竟是這麼渺小——至於下，嘿，那一些兒也不煩擾我。無論如何，這跟我什麼相干呢？如果你，或者旁的什麼人教我去飲未古律——那又有什麼呢？（喝了一茶匙的未古律；於是，很有意義地）他們說未古律是很滋補的。而且，如果我學着你怎樣去穿着——那就更妙！——那可給我以更強的力量去保有我的丈夫——但我得着的地方亦就是你要失掉的地方啦。不錯，從各方面來判斷，我想你是已經失掉他了。自然你希望我會跟他鬧翻——就給你做過了而現在又後悔一樣——不過，你看，我總不會那樣做的。你知道，我並不要狹心眼兒。但爲什麼我就祇許去拾取沒人要的東西呢？或者，我現在是個更強的人。我不能從這兒得到什麼，你只是供給——一切小偷所遭遇的我都遭遇着——當你醒來的時候我已有了你所失去的東西了。在你手中，一切都證明是無價值，沒用處，還有什麼別的方法好解釋呢？不管你的什麼山慈姑與你的什麼熱情，你永不能保持一個男子的愛——而我就能夠；你永不能從書中學會生活的技術——我就學會了它；你生不出一個厄斯基爾，雖然那是你的父親的名字。你爲什麼時常而且到處保持着沉默呢——沉默，永遠沉默？我一向以爲這是爲的你這樣地剛強，但也許簡單的理由却是我沒的好說——因爲你不會思想。（站起來，抬起拖鞋。）我還要

家去了！我把這山慈姑亦帶去——你的山慈姑呀。你不能從旁人學會些什麼；你不能曲就——這樣你就得給枯樹梗一樣折斷了——而我却不。謝謝你，愛米莉亞，你給了我許多教訓。你教會了我怎樣去愛我的丈夫，我真感謝你。現在，我家去了！找他去。（出）

——幕——

（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想來是用不着介紹的了。在世界戲劇發展的過程中，他是自然主義的主將，而又是表現主義的先驅。由於自己生活的經驗，他，正與易卜生相反，是個著名的 *Miso-Genie*；在這短劇中亦可看出一点消息來。這劇雖不是一個正規的戲，但正如 B. Roland Lewis 所說，是「有着一種很少的劇本中所具有的戲劇的緊張。」全劇中說話的角色只有一個，而三個角色的性格都給微妙地顯示了出來，這可見作者的天才是怎樣可驚異了。）

本刊三卷一期特大號
英國文壇十傑專號要目

英國文壇底漫遊	張寶樹
十四世紀：喬叟	無息
十五世紀：斯賓塞	梅蓀
十六世紀：莎士比亞	韓罕明
十七世紀：密爾頓	墨摩士
十八世紀：菲爾丁	鄭或
十九世紀：華滋華斯	湯舜禹
十九世紀：拜倫	楊幹蒼
十九世紀：狄更斯	彭是真
十九世紀：白朗寧	陳演輝
二十世紀：喬也斯	梁之盤

篇幅劇增 · 價廉如舊

英國散文二篇

李育中

(一) 錢與車夫 E. V. Lucas 作

女主人說道「我們得等等查理斯爵爺一會子，別人可全到齊了」，她環顧室內一下。

各式各樣的談話被打住的又復繼續談下去，許多人還扯到守時刻的問題上去。不一會聽得外面有車停下，一瞬間，門鈴响處，有人敲門。

「那是查理斯爵爺了，」我們的主婦說，「我知清楚你不能避免的。如今我們進食吧」，這一打的倫敦人於是重新騷動起來。

這一次宴會各人毫無拘束，說過一些有趣助消化的話之後，餘慶中我們恭聽着查理斯講一件集古錢人的故事，他到英國博物館時被人捏為扒竊。為敘述活潑起見他想從袋裏摸出一個銀幣來形容這緊要關頭，但他的表現竟忽然警覺一下，停住了。

「我的天」，他說着神情緊張地亂摸索着衣襟上，「我竟給了車夫了。笨得見鬼！我預知有此一着了，我會參雜了其他銀幣使了出去。」

他被人詢問「它是些什麼？」

「那是值錢的嗎？」

「是一個少見的銀幣麼？」

許多同情的沉吟聲做成一個微弱的和音。

「那是一個 Goldmohur」，查理斯爵爺說。「是莫各爾最美麗的一個銀幣。我貯下來當作一種福星。我得了牠許多年了，失掉一次，終究今早自印度得回來。因為得了牠我拍電寄牠來的。如今呢！沒有氣數了。」

「值得多少呢？」我們的女主人問。

「不大。或者是三十磅銀。不是爲了這個。錢不成問題」

「這損失却帶來極嚴重的傷感，」

「得啦，」一個注重實際的人說「你不用灰心。不如打電話去蘇格蘭場（有幹練偵探的地方——譯者按：要他們辦理妥善。」

有一個問，「你可有記住這車子的號數？」

「他必然沒有啦，」我們的女主人答。「誰會留神到這點。」

「照事實上講」查理斯爵爺說「我有時也記下來的。可是這一遭我竟然沒有。」他恨恨地說。這回永遠得不着了。車夫看見是金的，會把它賣了。我不能信託現代的車夫一點兒事情。」

「假如你歡喜」，我們的女主人說「立即打電話去吧。」

「不用」，查理斯爵爺說，「不，沒有用的。這個錢永沒有交出的。它太有趣了；車夫認得清楚。兩傘他會拿回來，是的一兩傘和袋子會拿回來，却不會是 Goldmohur。他或許走到酒館給同行的人觀看，或者給他老婆做胸針。」

他這時依次地轉到他的可恨的酒架上去。

幾分鐘後再聽得門環有人敲，不久一個女婢走近女主人的身邊低聲對她說話。

我們的女主人快活起來。「這兒，查理斯爵爺，」她說，「對於我們汽車夫的意見要修改一下了。告訴查理斯爵爺什麼事吧，」她對女婢這樣說。

那女婢開口說，「你如願意，門口有一個車夫。他說載了一位先生來這里，而且——」她說到這里就半吞半吐。

「說下去啦，格賓，」她的女主人說。

「你如願意，我却不歡喜來……」那女子說。「它是這樣的——」

查理斯爵爺說「我要聽清楚那件事。」

「好吧，」那女婢鼓着勇氣說，「他說這里有一位先生，他」

！他欺詐渠——他在黑暗處遞一個壞銀給他，就是這一個，一於是她交那個 Goldmohr 與查理斯爵爺。「他還說如得不着一個真司連他會跟他法律解決。」

(譯自「那會禮說集」)

(一) 無罪開釋

A.A. Milne 作

當我下樓進早餐時，女僕人迎上前來。

「老爺，一個警差要見你，」她說的音調很促。「我已帶他到書房裡邊了。」

「謝你，」我鎮靜地答，裝着已預料到他。

其實呢，我以為，我早有想到他。自然是不只今朝早；我到底有一天被人拿了快快放進牢子的。是了，就在今朝。我希望稍為延遲一點，好等我依計而行。我想着他可以許我吃過早餐，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了。他可以「保持着鎮靜的外貌，」同時一惘然地他不知道會幹了什麼；「他真的可以如我所見地照辦，於是我去進書房——只望准許我能吃了早餐。」

當我來到書房，我奇怪我幹了什麼，或是我怎樣做，這就是我的煩惱——我看罪名如此容易，我絕不會拿支票跟銀行兌現，但我希望有手按到我肩上，聽得一種粗聲喝着你這光棍倒騙了我。假使我挾了包東西到大商店裡，我希望聽得有聲音沉吟在我耳畔，「司理人要你私下到辦公室見他。」我一生不會有簽假名或做小竊。可是一個真真簽假名或做小竊的人會擺一個無事好人的外表，如我擺出有罪的外表一樣。當我拿支票會單時，要連番讀清楚「這人的款已提取過額，」我才敢進門。真的，這使我在戰時不敢存錢到確士銀行。

「早晨，」那警差說。「我來告訴你，今朝六點我來司值時見到你食堂的窗子敞開。」

我說「哦！」稍為失望。

因為這時我已預備說辭到囚籠中用，這回毀了它，倒是可惜

。這里再沒如「誤控」那麼尋常的事了。那一個劇中的英雄都會遇着這錯誤的機會；不然，我們便不知他就是英雄。我好像看見自己在囚籠裏盡力為自己的無辜辯護；我看見自己走出証人台不被惡毒的盤問難倒；我見到我的朋友走來為我的無可指摘的品行作供……

可是到底朋友要怎樣說好呢？在囚籠那時你想像一下，無論為什麼事逮捕也好，想像一下那朋友走來為你說話。他們說什麼呢？

他們知道什麼？他們知道你是一個絮聒的人或不是。一個絮聒的人，一個耐性的或不是一个不耐性的人，慷慨的或鄙吝的，傷感的或嘲世的，一個樂觀者或悲觀者，你有或沒有幽默性。無一是可以替罪防禦的。你朋友還有什麼可以替你洗脫呢？沒有什麼的了。如我們稍讓步說有。那人來說，「喔，我對於老朋友瓊斯像書本一樣熟；裡裡外外都熟悉——一位極正直，清明的人物，」我們義憤地抗辯。假如有人說「瓊斯這人有莫測的城府，我不大了解他，一於是我們根然瞧準自己的鼻頭，划算瓊斯這人類的謎。女人們全懂得這點事。她們知道最好是誠懇說話，搖搖頭說，「你的臉孔像像件面具；我看不出你所想的是什麼。」這許會令我們叫。

不的，在囚籠時我們的朋友不能幫得什麼的。好朋友雖然抗辯，但不能解除我的被訴，(雖然他們是對的)但是陪審員會知道我們的朋友不知得清楚；陪審員也猜得着我們不去求我們的朋友迴護。我們要信託自己；信託自己在囚籠的說辭；信託我們迫供的態度；信託——

「你的食堂窗門敞開呢，」警差責備地說。

「對不住，」我說；「我不再讓他敞開了。」

幸而他們不會因這些事擊你。於是我領路走出書房開了前門。那警差便悄然而去。

(譯自「如我可集」)

晨

幹蒼

因為預約在這一天的早晨到車站上去送別一個朋友。早起的習慣使我忘記了火車開行的時刻，跑到車站時，還沒有開鐵閘。我沿鐵路向東行。

太陽似乎還在睡眠，眉似的月亮正睜着惶惶的眼。我行得遠了，鐵路旁邊有幾顆短得好像是路旁的草似的柳樹，隨着微風向路人飄拂。四面一個人也沒有，我低低的吟咏着：

「楊柳岸，曉風殘月。」

我忘記了來到這裏的任務，依然沿着鐵路向東行，除了給我驚起的幾隻小蛙向旁邊的小溪跳下發出咚咚的微聲外，靜得使人驚異；然而使我驚異的是突然聽到兩聲比沒有聲音還要的得長嘆，同時我見到就在目前的一個長着一株細長柳樹的小阜上像有一個人在那裏動，是一個女人，那兩聲長嘆便是從她的小口發出的，平日士大夫的教養使我不敢向一個女人正視；然而就在看到的那一忽兒我便已經認識她：我彷彿在什麼地方見過。我何曾見過呢？

我預備向後轉。

「你爲什麼也到這裏？」聲音好像哽咽過。這句話彷彿是對一個熟人說的。我回轉頭來再看她一眼：她却坐在阜頭的澤草上，用手蒙住面孔，鼻孔好像在抽搐着。我有些遲疑。

一會兒她抬頭看了我一眼，口中喃喃的說：

「也像你這樣的高個子——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她歇斯里的里地喊。

我知道遇到一個瘋子，我心下有些慘然，正待舉步回去時，她却又凄然叫到：

「不要走，不要走！」我才正面的看清楚她的臉龐：從她消瘦的面頰，我知道青春離開她並不遠，眼眶紅腫，我估計她哭過的時間很長，身上穿着一件清雅的白色長衣，肩膀上已經給霧水溼

了兩塊，披散的短髮滿綴着水珠；難道竟在這裏度過一夜？深藍的眼珠除了使人有些凄然以外，還不免有些崇高之感！

不知爲的是什麼，我對着這一幅圖畫，心裡有些黯然。我想說出一兩句話問她爲什麼這麼早到來這裏，可是找不出適當的話。現在我倒不想走了：這又茫然的眼珠使我生出人類底至高無上的同情，雖說我實在不認識她，更不知道她受了什麼厲害的刺激？

她似乎平靜下來，輕輕嘆了一口氣，她並不是一個瘋子，她是一個崇高的女性。

「我似乎曾經認識過你，我想起時却忘却了！」她用很瀏亮的英語平靜地說這兩句話。

對着一個說着流暢英語的人，彷彿一個不大漂亮的人對住一個明鏡。我有些躊躇了。

「想是認錯了也說不定。」我勉強用英語答覆。

「唉，唉！也像你這樣的高個子！」她好像又胡塗起來：「比你漂亮得多了。」——她說這句話時面仰着天。一會兒她又失望地說，聲音低到僅能聽見：

「他們殺了他！唉！是我害了他！唉！我爲什麼胡塗到向×××說他是康姆尼斯脫呢？爲什麼康姆尼斯脫就應該這樣給殘殺呢？」

她的聲音彷彿是午夜裡的杜鵑，我懂得了一半了，我心裡反而平靜下來。我嚴肅地對她望着，好像要說出許多話，但一句話也未曾說出。

「他給我的印象太深刻了！縱使他對於我的愛情是這樣的淡薄。我了解他，他的心是烘熱的。他爲着解放人類他甘願離開我去上斷頭台。他一句話也沒有說；他甘願離開他崇拜他的愛人。他犧牲得過分了，人類沒有一點好處給他，他却以這樣高的

代價去換取人類的自由。又又又這個殘忍的人，我雖然曾經愛過他；但他的行為太使我失望了。他不合因為我和他疏遠便申回人們把他捉去，而且就這樣的殺了他。我不應該向又又又說他是一個康姆尼斯脫，嫉妬竟會使人這樣殘忍。他被捕時，我去向又又又哀求，我向他說，要是他肯恢復他的自由，我願意將我一切所有都給了他，甚至我的身體。他却這樣答覆我：「我一定要殺了他，我不要你的一切，我不要你這沒有靈魂的身體。」當時我瘋狂地拉緊他的衣襟，我要拉斷他的手。這個人類的仇敵。我的知覺完全失掉了，我醒來時是在汽車上。昨晚我在一個草場上找到他的屍體，他的沈毅的眼睛依然凝注着我，我吻遍他的全身，我咬着他那沒有血，沒有了彈力的嘴唇。他甘願地歸結了自己，一句話也沒有說。……

「火車的吼聲把我拉來了這裡，我躺在鐵軌上幾個鐘頭也不再有車來。我爬上這個小阜上，心裡想：這是一個火山口是多麼好……我們這一輩人就應該這樣悲慘地了結一生麼！……」

我好像也殘忍起來，一句安慰的話也沒有說。我在欣賞着人間悲慘。我於是拼出了這句：

「這是必然的……」

「你也像他這樣口氣！」她睜視着我。

沉寂統治了這個世界。

火車的輪聲遠遠地傳過來，我的心猛的沉下來了。縱使是一必然的——我也不能親眼見到一個像這樣崇高的女性的身體被切成幾段。我猛的跳上小阜，作出了一切的準備。

她發出了幾聲猙獰的笑聲，反而坐了下來。我才透下一口氣。

火車洪壯地過去了。我的朋友在火車上招手，一轉眼就過去了，我還來不及向他回答一個表示歉意的手勢。

我彷彿是她「認識」以上的人，坐在還帶露珠的草上，意思是想選擇幾句適當的安慰的話。

她的黯然的眼睛看着天，靜靜地說：

「除了死以外，還有別的路好走嗎？」

我找得了機會說：

「就跟着他一樣去死，不是比自殺死有意思得多嗎？」

她好像對於這個答覆感不到什麼趣味，歇斯的里地站起來，走下斜坡，沿着鐵路向回頭的路走。

我也只得起來，沿着鐵路向回頭的路上轉。

她一路沒有話，我發現我對於她的安慰話是如何淺薄！我也不便炫我的「史的唯物論」，「經濟決定論」。

「我竟無法振作起來了……」她用左手揉着心好像很痛苦的样子。「這是必然的」，我幾乎溜出這句話。

出了車站，我要走了。我不想再見到這張痛苦得極慘的面。

我連「再會」也無力說出，我正想向人叢裏鑽出，她却說：

「你要走了。你猜想得出我回到家裏時要如何的淒涼？……」她的面上現出一線比哭還難過的笑容。

「這是必然的！」我幾乎又溜出了這句話；但我只說了一聲「再會」。眼看着她發狠似地攀上一輛長途汽車，頭始終沒有回過來。

「這是必然的！」我輕輕地吐出這句話——我的心很沉重；我的問題是有的，但矛盾更多。

介紹「紅茶」

侶倫著

在這一本書子裏作者運用輕婉的手法，醞了深厚的感情，抒寫一個善感人青春之種種哀愁，是悵鬱的歌音是帶淚的微笑，文筆充滿淒鬱的情調，使你讀着與起不能自止的共鳴與感動！全部百五十頁，用上新開紙印刷，編印精美。每本售價三角，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夜行隨拾

銘申

散步在詩一般的夜色中，輕擁着夏布衣袂間的南風，涼快呢，飄飄然如夢游仙境。廿世紀的大都會似化作烟水之間了，香霧的，豐富着原始的深味性的。

夜，蒼茫的，是太饒於海底風味了，以至要人疑心時球臺是海門的燈塔；則台上兩道十字形的旗杆是基督邁步苦海怒濤之上的標識吧。而遠處帶有火紅的野眼和瘋狂的步武飛來之 *boom*，喘息長蛇蠕蠕移動的火車，正顯示洪荒時代的龍吟虎嘯；但，車站上 *Quarter to eight* 的鐘聲，帶走了人的幻覺。

脚底映成墨綠色的草葉上泛起着清涼的氣息，孕藏着無數炫燁的蟲語。漁風是這夜歌者底播音媒介，營養不絕，如燃起烟火時天花亂墜，吞嚥了遠處的人聲，轟然九龍灣上傳來一兩聲汽笛，恍恍象鳥嘯鳴，把寂靜畫一個輪廓，轉移人的視線。住在 *Harbour View Private Hotel* 的人們是有福了，試想，從椰子樹蔭的小露台上遠望隔江燈火，將有一個比「兩三燈火是瓜州」怎樣不同的境界！

道旁的老屋輕罩一層朦朧的美，夏夜底夢雲掩沒了中古味哩

他經踐踏的兒童游樂園祇剩空虛，疲倦，它要將息了；熱鬧歸返晚餐桌前，街上沒有碧眼睛在監視。獨有瓦斯路燈像飽餐後的夜之哨兵，精神煥發，相互守望，怒笑地釘着行人，寥寥可數的行人，它們亭亭欲舞，有酩酊之色哩；胡胡的，燈焰上又有一片如怨却如笑的聲音，這不是呢喃的燕語，可以讓我說它像羨慕着山泉初湧之和音麼。

不，還是說它像草際花園椅上之温情的人語吧，這則恰到好

處了。正如日落了皓月替大地披上銀紗，這雖是無月之夜，而黃色的少男少女已經常地代替白種人作粉紅事件之製造者。花園椅都傍着鐵路圍欄，那里實非微弱的燈光所能獨照，不然，將見蠕蠕之影；他們正愛這解事的燈光呢。而路燈却相互會心地偷笑，是美呢還是妬？但孤獨的漫步者不能自己了。

樓頭獨倚的西洋少婦却向夜風低訴什麼呢，一副空洞的眼睛？一個有陰鬱感的過客此際正在履聲中低頭自語。則夜不全是柔靡的，有着一點點人間苦的印象。全能者啊，請憐憫人類之無力。

行到一月圍有小石牆的菓園，遂有中世紀騎士之幻感。我將踰垣而進，不，恐怕，夜幕和樹蔭的保護之下，有英雄臥在芬芳溫膩的美人懷里哩，還是帶了羅密鴿的心情，延佇天人隨着夜鶯流囀的聲音湧現吧。一陣清芬流到面上來，熱霧消在如水的夜涼中。然而五彩繽紛的傳說映畫般在腦際出現，羸弱的心恐真有花之精靈，走了，拖着長長的影子。誰願作花下的風流鬼呢？

坐下一張椅上，檢剔着附在衣襟上多情的草屑。異域風里雖沒有輕羅小扇與流螢，但濃染着閑適情調。

頭上的星與雲形成天體的浮雕；牠像一座寶石的宮殿，其中千門萬戶都點燃着輝煌的華燭，每個旁邊都站着一個樂師歌奏無終的諧曲。這上帝底傑作太使人耽於冥想了。

對面菓園佳樹叢生，樹葉隨風舞動，彷彿是吉卜西之羣，天上的星輝就作為他們的野火之光。伴着一羣飽經曠野風霜的黑色男女，隱隱還有五顏六色絨氈的車旁之帶哀愁的歌調，犬吠馬嘶之聲。他們要狂舞達旦吧，可羨妬的這浪漫的詩的生涯。

園畔形容蒼老的小教堂頹然默輪。住在白鴿籠樓陰沉的屋頂下，晨夕拖着黑色長袍，以肅穆的音響誦經，浸身於鐘聲底升沉裏，十誠履行者的修道士之生涯是如何嚴峻，黯淡，可想像得之矣。——堂畔牧師住宅底紅藍相間的炮彈形玻璃窗戶此際忽流出一片播音機上的肉感音樂來，岸然道貌竟也莞爾而笑耶？

一個人走來，在我身旁坐下。這納涼者燒起烟來了，烟蒂紅得像驕地飛來一個流螢。我不堪異味之刺激，拂袖而去，踏入一條橫街。

於是我墜進另一個世界。這是一個真空吧，空氣彷彿稀薄得不足以傳聲，以致鞋底的微音也給寂靜淹沒了。偶有一兩個行人，也都像幽靈般無聲地飄過。是奇蹟呢，人間有這末一個聖林。看，道上兩行綠樹，枝幹交叉，濃蔭如織；風來了，葉子像千萬柄執扇紛紛搖動，華蓋下的人清涼無汗。如識了一本奇書，在這藝術的空氣中，一片幽韻媚耳的微細的音樂，從無涯的天末隱隱飛來，飄過我靈魂的海面；賦予我無數漂渺的思緒，清明，恬靜，雄渾，奇麗，幻美，與芸芸衆生之喧嘩及殘暴如秦越之無關。遼廓的心遂對那輕輕地告我以宇宙底秘密的幽靜之神唱讚美詩。這里不是塞翁的世界，而是飛翔着夢中美麗的野鳥之靈魂底樂園。枝頭的朋友沉醉于牠們底 *Midsummer Night's Dream* 了。街燈下的兩個手車夫也閒閒的，醉醺醺的，似是村翁對飲。

兩旁人家的小門欄半掩着，這豈不是道不拾遺的世紀嗎。餐刀又相擊聲，小孩子的索食聲，晚餐後悠閑的鋼琴聲陸續從窗戶，簷牙，葉底傳來；足証歷史之循環，太古已重現於今代表了。你可忘記了這是海外桃源？

西邊蒼白的閃電提起行人的脚步，仲夏的風雨天啊。

(自尖沙咀漆咸道歸來，成於深夜雨聲里。)

一沙一世界

摩士

我底宗教

爾斯托泰

什末是自然底法則呢？是去了解，我和我家庭底安全及我一切的快樂歡喜，是利用了千萬的人底不幸，喪失，苦痛——絞殺架底恐怖，窒死在牢牆中的千萬人底患難，幾百萬軍人和文明底保護者之可駭；去了解這軍人和保護者，（割離他們底家庭，被訓練得昏醉了的，）是用裝了彈的手鎗保護我們底享樂，而鎮壓要餓死的人之侵犯！還是用欲得富裕者所不能缺少的無數的刺奪，來取得放在我和我子女底口裏的每一塊麵包？抑或是去曉得，當我知道別的任何人都有一份麵包的時候，我底麵包就確實是只屬我一人；而當我吃牠時，確知無人餓斃？

真理 哥德

概反對智慧上的真理的人，都不過是攪動烈火；火爐四處飛揚，把原來接觸不到的地方也點燃了。

新的福音 哈利孫 Harrison

社會可靜觀謀殺，奸淫，欺騙；但決不寬恕新福音底宣傳。

人權 耶弗孫

一概人底眼睛都是被張開或是張閉着，看得見人權。科學之光底普遍的散佈，已經昭示我們以露骨的真像，就是人詳不是背上生有鞍墊，而少數的受寵者也不是蒙了天恩，生有騎靴和靴跟，可合法地騎他們。

流霞盞

(長篇連載)

劉心

(二) 生涯和夢幻

樓房靠了大街，時間的早晚，最容易覺察出來。一到黎明，挨到東門那一條短街裡，便有了賣菜的小舖子的叫人和開舖的聲響；跟着對家那間屠店也跟着開了舖，擺上一片合夥分開來的豬肉。而後便可以聽到拍拍一片响的一切開舖聲潮了。

樓下酒舖子的兩夫婦，也是早起的，尤其早起的是那個頑皮的女孩桂桂。她醒來了，聽到開舖的聲潮，雖則爸和媽還沒有起來，她却那喧囂的叫起來：

「伯伯……媽媽……」

重覆的叫了許久。那作伯伯的父親，好像在甜夢裡被叫醒了，感到苦惱似的應了一聲，而又：

「每天老是銀鼠似的鑽人！」

跟着是作媽媽的不知是愛還是真罵的咬了他一口：

「賭鬼！有本領賭，也就得有本領給我睜眼。渴睡着是什麼本領？給我開舖板去……！」

兩夫妻老是那麼的，一個要賭，一個叫投河，賭是天天都要的，投河的却沒有過。男子回到家就贏了多少錢，誰欠了他多少賬，女的就擻起那眉：

「噯！那麼運氣嗎？」

可是到後知道是假話，騙自己的，便瘋狂了似的，把睡熟了的他也拖起來，還難着叫人着嚇的話，這當兒桂桂也幫了媽媽，假裝假噴的坐到男的枕邊，那麼大聲大氣的叫嚷着。即使你就三年沒有睡過覺，聽到這叫嚷，也得醒過來的。男子到此，便顯得卑下和可憐：

「媽媽的，求你把桂桂帶開吧！自睡得要死了，我晚上不再賭了！」

「嘿！不賭了！誰管你賭不賭？桂桂叫嚷，我有法子嗎？」

住在樓上的我和霞子聽到這趣劇的排演，常常是笑起來的。笑過了不久，男子都常常在桂桂的叫嚷中來一句大聲的話：「桂桂樓上的姊姊有紅瓜子有花生。是的，姊姊要桂桂嗎？」

霞子是被桂桂叫姊姊的，聽了那個可憐的男子的求冤，祇好跑到梯口邊去叫：

「桂桂這裡來，有紅瓜子，有橙子。」

桂桂是貪饞的，馬上就來了。霞子抱他到了藤椅裡，給她一撮紅瓜子和二盒子花生，她就乖乖的坐下來，對着霞子的臉面，那麼地說着只有她自己明白的乳話，但却由此記得姊姊的好，和姊姊這裡的快樂了。

天明時候，她叫了爸媽便來叫姊姊了。我和霞子早就被開舖子的聲潮攪醒了，而且養成了習慣，聽到桂桂的叫，我掩了霞子的快要回聲的嘴，讓那多嘴的聲調滾了回去。可是過不了多久，也得回答的，回答過了。雖然沒有什麼舉動；然而兩個年青人，在帶着潮來漸白的晨光裡，各自記起許多事來：或要當天去作的，或要某一天去作而必須在今日提起來去預備的。她想的是學校那個時候段考？有那一課自己是要預備的？有那一課已經教了多少頁，而必須從那一頁裡預備的？也想到春假要到了，要不要陪丈夫去什麼有山有水的地方玩玩，回老家去好不好？上親戚家去好不好？這麼想了；却又想到自己的身體，頭痛，疲乏，要酸要辣的，多麼麻煩，又多麼可怕。但是想到了自己不正是在娘生下來的嗎？便愉快的又想到身邊的男子身上去了。他今天應該去剪一次

變了，而且稿費也沒有，那一篇〔X〕必得促他早晚寫定去。於是她說：

「五哥，上午你得去揮髮，稿費也得買回來。一天過了又一天，不要再老樣子懶惰和延宕了，你知道，那是有礙於你的將來的。」

挨在她軟軟的身邊，聽着她的呼吸的微震，我也和她一般地來想我的心事。我是丈夫，我需要錢，同時我有自己終身的事業；但因爲窮的緣故，在掙錢裡，在可憐的職業裡，却把獻身的事業的去路，阻塞了。我感到痛苦，感到無涯淡的無可奈何。但人是在各種各樣的自救方法中生活下來生活過去的。因此我確曾在職業之外，也來圖謀我獻身的事業，成績是太毫末了。我又落到失望裡。在這種一起一落的波瀾裡，我覺得我應該有一個心的寄託處，然後再來努力於願意努力的事業。結果我找到了這身邊的年輕伴侶。

不錯的，生活有了定規，精神有了歸宿。然而，在生活上却有許多瑣瑣碎碎的東西來麻煩我的心，和毀亂我的時間，而是，事業又不能如願在逐步裡做下去。

「你不能嘆息的！不過是二十五歲剛過了的青年，假如老天愛我們，那麼我們還有四五十年時間，是不是？五哥，你今天能想什麼，便朝那東西盡你一份力，即使沒有一點成效，也不要緊；因爲還有明天，一條河的開鑿成功，不知經過了多少細流的沖激呢！」

這麼來規勸我。我承認是中肯的話。然而在另外，這個吃人的社會，無論誰，每天都有被吃的可能，六七年來，在被侮辱，恐嚇，中傷和逐斥的事變裡，經歷了被吃時的艱辛的生活味；身邊的伴侶是一株初在春天裡放苞的白蘭，它不知道冬的滋味；我不願我的那些痛苦的記憶告訴給她。我在我可憐的職業裡，我看出陰暗的一面。我看出了我自己的命運。可是我不能跟她說，讓她落在憂愁和焦慮裡。却來道說我的幻夢。

聽到了她說的我要去剪髮和買稿費；我就感到這種鼓勵的可

怕，怕的是接受了鼓勵，而不能實現她所鼓勵中的期待。這樣，我就在我的感謝裏說出了我的近于亂了的話：

「我也這麼想，今天是晴日子，天氣暖，我要去剪髮，我要買稿費。你去上學，回來你得把那篇東西也抄好給我。」

這麼一說，她把身子朝到了我的胸前，把多變的腦袋，竄到我的下頰，而輕輕地說：

「我想又寄了好些時候了，而〔X〕又已登了出來，那裏下月也許可以收到稿費了。新架坡那裡，也許有把握吧！因爲是你的熟朋友！」

我說：

「是的，我如你這麼想。霞子，我應該有許多錢呀！我要和你去旅行，溫暖的香港，生滿紅棉的廣州，滿是森林的瓊崖，和那個洞庭湖和峨嵋山，我倆都應該去！」

「不，你想得太高了，怎能去洞庭湖和峨嵋山呢，你有那許多錢嗎？」

「可以的，只要稿子能夠賣出去，即使每千字一塊錢或者五角錢，倘若有人要我也可以寫出來的。」

「那……那你再等三年吧，旅行是富者的玩意，能够平安地在有園林有水色的屋子裡過日子就算了。你不知道你的聲譽有多少大嗎？」

「我的聲譽大到祇是一粒塵，而那一粒又是要在千倍的顯微鏡下才能看出的。」

「那就等於沒有了。」

「我不要它！」

「社會需要它，勢利的眼需要它，生活需要它！」

說得有點惻悽而又有點憤激，我被說壓了。

大街裡的囂叫愈來愈強了。房子裡充滿了窗外有太陽的白光。我去看帳外的檯鐘，已經六點四十分，告訴了霞子。她却急忙的爬起來。

「糟，八點快要到了。」

我跟了她一同起來。在忙亂裡穿好了衣服，她去小廚房裡生火，我去開窗子和打疊被褥。

熱好了水，共一個盆子洗過了臉，用過了晨茶。我便上小街裏去買點肉和買點小菜。

在七點來，便用飯了。再用了茶。便比肩走下了樓門。她上學；我去機關裏辦我上午的事。入了城門，在一條三叉巷口，各自低聲說：

「早點回家！」

笑了笑，揚了眉別了。

我的機關與她的學校在一條長長的小街子的兩端，各都靠着城牆築起來，站在我的四樓裏的露台上和站在她的教室前的欄杆上，都可以看到對方的樓台。很快的我就到了機關裡，

跌在辦事台邊。我默默地做着我的工作，心裏跟着什麼會飛的東西似的；我到了香港和九龍；到了白雲山和荔枝灣；到了萬寧縣的東山，挨身入了「珠崖第一山」；到了君山；到了峽帽了。同時，我接到了許多匯票，和許多中肯的關於我的著作的批評。把工作弄完了。我默默地坐着。在這時候同事又對我說：

「趙先生，社裡將要改組，自然我和你……。」

我笑了。因為這是我早就料到必然要來的一天，我所看到的陰暗面更加擴大了。我說：

「任他去，雞筋呀！值得掛齒嗎？」

顯得極其磊落似的，我說了就戴了我的帽子走出去了。我上了理髮店，又買了稿紙。

住居左側的禮拜堂，做午禱的時候，我就把飯燒好了。霞子也回來。無憂無慮的，坐到小園藤棧的兩邊，眉對眉眼對眼的用飯。我們談着近于可笑的關於她的同學和教員們，關於我的同事和朋友們的瑣事。笑過了，兩個都在回味適才談起的那個同學和教員，那個同事和朋友對於自己的影響，對於自己的印象；便悄悄兒緘默了，我那時候想到同事又君對我的社裡將要改組的話。

不知怎麼我衝口說了，

「又說我社裡將要改組，」

霞子顯得有點異樣，好像介在失望和吃驚中間那種強自鎮定的神色，把她弄得不大調和了。我看出了這種種，我接着又說：

「即使改組一萬次，也恐怕仍是老樣子的。」

「不會換去了誰個？又聘請了誰個嗎？」

「也許會這樣，那麼你怕我被裁汰嗎？」

「是的！」

「那是平常的事。」

我張口笑了起來。跟着她也笑了。

被什麼所攪亂似的。飲過了茶，我想寫東西的也沒有寫，僅僅是我翻了兩頁書，她小寐了一會，兩個又出了門。到了機關裡，我照樣工作，直到傍晚，回到了樓子裡，霞子把飯燒好了。同在華美的燈下用過了以後，便來分担各人應該有的工作。

我的心仍然亂了的，稿紙攤在燈下，彭從新架坡寄回來的派克筆去了筆帽輪在稿紙側，筆尖好似乾了，並沒有什麼東西從那裡滑下來，一秒鐘一分鐘一點鐘換過了，稿紙的行腳並不願停一停的，儘那裏往前奔，而在我左側藤椅裡看「鄂青女士自傳」的霞子，一頁翻過一頁的息息之聲伴着稿紙的行腳，也走遠了。我還是老樣子，我走到了香港，廣州，瓊崖和洞庭湖和峨嵋山。越過海，越過山，越過森林越過湖波越過村舍，我又回到了我的柴門裡。有了疲乏似的我的頭沉下去了。我看到了稿紙的短針指到了十一點。正在這時候霞子問我到了什麼時候？我告訴了她。便站起來伸了腰，到我的身側，看到我的並沒有着墨的稿紙，而來了

一個太息：

「唔！你倒不如不去剪髮，白白花了二角子。」

這麼諷諷了一句，便不願我的回答，放帳子去了。

「我寫在肚子裡呀！」

我感到難以回答似的，我祇好把燈吹滅了。

(二) 菓樹園

電子缺少成爲婦人以後的忍受的理性，像天真的少女一樣，當惡阻症開始了身體顯出不調和的時候，她就放肆的哭出來。

「你不能哭的，你應該欣幸，因為你從此明白了一個人是從怎樣的苦痛艱險裏誕生出來的。」

她會放肆的把淚凝到眸子的角落裏，也會放肆的就笑出來，她就笑了。然而大顆的淚却不會由此而乾了的，相反，却更多的湧了出來。

她不說話。她在近乎狂笑裏的嬌媚裏流着淚。

「孩子，倘若淚是有限的寶貴的，那你就太浪費了。我們還需要流的時候呀！你不能等待嗎？」

像受到什麼猛烈的打擊似的，馬上就斂了笑，更狂妄地哭出來。且說。

「五哥！你不要那麼說，我知道一切，讓我流一會子吧……」

邊說邊就伏到我的膝兜裏去。我們是並排坐着的，在我的大腿上，透來了她啜泣的抖索和發狂似的體熱也使我發着抖索和蒸着興奮的熱浪。

把手指撫撫在她的髮林裏，輕輕的拍着她的時候，我却就感到生活和日子是怎樣的艱困和遠長。我想到我自己的年華，我自己的工作，和我自己的幻夢了。被役使的工作，糟塌了遠大的理想，和磨損了寶貴的光陰。

起初是生活的追求途中的顛仆翻騰，過後是加上心的空虛和受侮辱的拋棄再後，是掙扎與妄圖報復的習練，乃串成了快近十年的生活史。走過了這樣子的一條路，再來展望前面埋在煙水裏的迢迢的途程，則就不問那是崎嶇抑或康莊，也總該明白的了。伏在膝兜裏爲了惡阻症的開始而流淚的伴侶呢！她不必由什麼指引，也步入了千百萬人走過了感到苦痛的長途了。

胸膈裏燃燒起來的青春的火苗，在這樣的年紀裏，是沒有法

子熄滅的；就這樣，生的理想不會低下過誰個似的，她感到要向上去，要躍出去在夜來的私語裏，在晨興的茶餘裏，在郊外的閑步裏，她描出了她的夢，她的生命，鮮明地像感覺派的風景畫。當作了指引人的我，在這種畫幅下面，雖則想到自己所走過的，明白是什麼難行的路，却也不便就來戳破她的描劃了。

可是生命的機構是玄妙的；運途的擴開，像是早就安排定了的。過了十二月，過了新年，在覺出了自己的身體怎樣的不調和，怎樣的知道自己是替「伴侶」的分身「而生活的時候，就明白先前的夢，是祇許在「家庭」和「主婦」上面來做了。

這樣她就開始哭，放肆地並不節制，而讓那淚來掙洩積愁。我呢！我明白一個少女過渡到爲婦人再過渡到爲母親的時候那種逐步跌入於「現實」裏的苦痛。因此我說：

「倘若記得自己是從那裏誕生，那就明白你的哭，是自私的，應受責譴的。」

我已經變成了一個在耶露撒冷苦修的高僧，殘忍地鞭策僧徒受難受罪；說那是神對於修行者的一種苛嚴的試驗！倘若能够忍受了這試驗的磨難，就可以得到正果了。

我何嘗不知道自家的自私，與忍心。然而我正是高僧一樣地企圖她要受生活的訓練，受苦痛的浸溶，而有一顆和我堅強的心。

「是的，五哥！我明白你的說話，我不會哭的。」

「不會哭嗎？那說多麼好！你有能力担受苦難呀！我需要這樣的同伴呀！」

聽過這樣的話以後，馬上乾淚的事，也不是沒有過；然而，多半是雖則老是說不會哭，而也仍然哭着的。

在她一哭着的時候，我就會生了翼地飛到遠方去，我會想到二個人以外的另一個生命生長上去，和在生長途中我要怎樣去掙扎發和努力工作上去；一想再想嘗試過了終于不能不令我感到失望的經驗，却像一條粗繩把我緊緊的縛住了。

「只這要我和你一個人的生活，都不能如意的過下去，那要

，多了一個祇能消費的呢？不是！
有過一次，她也這麼想到，而且說出來了。

「我想，你的哭大半在這裏吧！不要擔憂，你記不得祖父和父親不是沒有一點預備，而我們就誕生了嗎？我們現在不是已經長大了嗎？而且，也要跟祖父和父親那樣子去走下去嗎？所以你應該快樂，應該欣賞自己的長大。」

我這麼一說，她就沉默了起來笑了。跟着是她披上大衣和我揪到了手杖，快活地上了郊野去散步了。

那正是上元節前的第四天的上午。雨後的晴陽，格外的明媚金麗。轉過了幾條街巷，在城南那裏渡了一條冬涸不完的淺河，而到了一個斜吐在二條長河의 交叉口中的綠野裏了。

沿河排生着上了春綠的竹林。林子下的泥土苗放了茅草，軟軟地拖着漫步着的輕履。風飄來城河裏的搗衣聲和小河上醉人的船夫的野歌。

竹林內，是遼闊的綠原，躺着菜畦和菓樹園。柚子抽芽了。芭蕉的黃葉都已剝了；麥苗在春風裏翻着輕的浪；燕子也在晴陽裏投了「重來」的呼喚；綠樹裏有小樓舍，有蓬寮和松屋增綴着這野原的風光的明媚。

「能够在這樣的郊野過過夏天，實在是幸福的一。」

霞子沉迷於郊野了。奔逐在都市的塵埃裡快要窒死的我，不待這時候的說起，我早都是這麼幻想着的。因為自己無論如何不能追上幻夢的飛躍，到後，我就什麼都不敢希冀了。可是，聽到她的無邪的心願的伸訴，我又忘記了一切，我說。

「也許我們可以的。到了夏天再看。」

向南走盡了小河西的竹林，又登上大河的河溪。嗅着蕎麥的氣息，在軟軟的郊途上，我們又到了一座菓樹園的園口邊。

花狗吠了起來，却閃出一個似曾相識的男子

「趙先生！天氣晴朗，散步嗎？」

「誰呢？我想，然而過了不久，我想到了。」

「吳牧師你就在這裡嗎？」

我這麼衝口說了。他就招呼了我們進了園門。

原來他是這城裡落後的天主教會裡的牧師，早在三日前，因為上我社裡交涉過一件事，認識的；若不是他叫了我，恐怕全掉頭他去的。入了園門。身傍密排着柑子樹和楊桃樹和柚子樹，一樣的低壓着，好大的一個園子。蕃薯苗和白菜韭菜等青畦，躺在樓底下，白絨雞閣閣的散在樹根下。風過處，浮來了悅耳的青色的音樂。

在客廠裡坐下來。談了點教會理和我社裏的例話，我想到我和霞子二個人沉迷這裏的風光的那種說話，便問了他這裏有沒有分租。

「有倒是有的。除了樓上為禮堂，地下為客廠以外，尚有房子四間，我們僅要三間。不過，我不能作主了。最近我被調到又去，另派了張牧師；大約在明後天便可以來，到那時候我代你商量一下子吧？」

「那麼，我應該感謝你了。」

「那裏？」

他顯出了傳教的特長，露了牙，說話是很委婉的。停了不多的時候，他又接上說：

「這個洋樓和菓園，是敝教會全租過來的。因為人少，菓樹却任它荒蕪了，這不是很可惜的嗎？趙太太要上學嗎？」

無緣無故，他來了這一句：

「是的，還要上學！」

「是呀！若不是要上學，我倒想把菓園分租給你們種種菓樹蔬菜 and 蓄牧雞家，不也是很清淨的生活嗎？」

說了，他就得意地笑了起來。我和霞子却被他說動了。

「那也不碍，我們會僱工看植的。」

東西南北亂說了一陣，就此說好半個月後再來坐談。

在歸途裏，兩個人都被園林生涯所眩迷了和往常似地說了許多計劃：

多計劃：

「霞子，當真租過來的時候，把菓樹和雞豕打理得好，生活

也許過得好一點，最合算的是我們已有明淨的睡房又有軒雅的書房。早晚可以到河濱去散步，園林裏的空氣適合你的胸腹，更可以適合我的枯腦！我們應該要有這種並非非份的樓房園舍歇歇身體的！是不是？」

「正是！我沒有什麼需要那望，祇有你，五哥，你不明白你的腦子嗎？」

「倆都需要呀！」

日子一去，又十多天了。

我的手在撫弄着她的柔髮，而心却飛在那菓樹園裏和將來的園林生涯裏。伏在膝上的霞子，像一條貓地軟軟了下來。她已經不哭了。張了口在輕輕咬着我的膝蓋骨。

「霞子，你抬起首來，給五哥看一看是不是依然再哭？」

「我偏不抬起來！」

「我想去看吳牧師那個的菓樹園。」

我邊說邊却把她的柔髮彼上拉起來。

一聽到這說話，她就抬起來了。眸子紅了的。嘴角上漏了笑，怪嬌弱的說，

「是的，應該去看一看。」

在這一句話以後，兩都站了起來。快到一點又半了。她由我送出一條小街邊，上了學校，我獨自抽了点空，便過河到了菓樹園裏。

張牧師已經由又又來到了。在客廠裏坐了三個男子和一個吳牧師的妻子，就來開始談判。

「趙先生，我的花狗你也要去吧，落船上岸省得牠跳躍。」

「先吳牧師的妻子，便這麼說。她引得我笑了！」

「能够租過來我也許要。」

聽明白菓園和屋租是三百圓，我就以為是破個半，二個一百五十圓。可是張牧師說：

「這樣吧，菓園全都賃給你，屋子二家對分，每份七十五圓呢！敝教會再津貼十五圓這客廠費吧，湊足了一百缺十，你就二

百添十！」

我聽到這個數目，却納了話應了：

「唔！」

「柑子樹共計八十株每株可得三圓，這就二百四十；再加柚子樹五十株每株五圓，得二百五十；又加楊桃和蔬菜和雞豕，最少可得二百圓；那麼不就在五六百的數目嗎？除了租雜二百多，不就淨賺二百多。」

「唔！」

我又這樣子應了他。我很想說：怎麼你自己不下手淨賺呢？二個牧師的宣教化的滑口齒，和一個純鄉婦討好的親語，把我弄迷亂了。我說：

「容我想再說。我想售一點乾淨房子，我不想貪那些便宜的，我想倘若我能够伸得手來，我會搬過來的。」

約好一個禮拜後再去。

我帶了這惡劣的印象回到家裡去。霞子已經先我回來了，正在冷的爐子裡投下了火種。煙塞了小廚房。火亮了以後，她到了我的身前，問我消息如何？我說吳牧師的妻子連花狗都要退給我，她就笑了。

「他許他們想在轉租時候得我們一筆現款！」

「這倒被你想到了。你想，一開口就二百添十，我那裏有許多錢，倘若有的話我們倒不如蜜月旅行去！」

「是的，我們還是說在這裏吧！有福的是到底有福的，說過了五月再說。」

邊說邊又把眼睛眯了眯。樣子又在打想流淚。

在這片暫的沉默裏，我又在被教訓了的情狀裏醒覺了一種沉迷。

「霞子，我想，禮拜以後不必去了吧！」

「不必去了！」

她填了一句。極其堅定的口吻。說了又上了廚房。多雨的春天，晚雨濛濛地又下了。

本刊旨在以新鮮的姿態，低廉的價格，呈獻于愛好文藝者之前。計創刊於民國廿二年十月。雖屬不定期性質，但平均年出八期。自二卷起，每隔三期發刊專號一次（已出「世界史詩專號」及「英國文壇十傑專號」）。絕對公開，歡迎惠稿。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紅豆漫刊

三卷·三期
每册半角

二十四年九月一日出版

編輯兼 督印人	梁之盤
經理	梁晃
出版	南國出版社
發行	梁國英報局 <small>文咸東街三十二號</small>
總經售處	生活書店 <small>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small>
通訊	香港郵政信箱二十九號
印刷	光華印務公司 <small>香港德輔道四三八〇號</small>

雙喜牌

白菩提酒



酒質：

用美國白菩提配以
上酒釀造

功效：

最能補氣補血潤肺
益體養顏

特點：

入口香醇芬芳四溢
多飲不燥

裝璜：

華麗堂皇高貴無匹
送禮最宜

梁國英釀酒部特製

